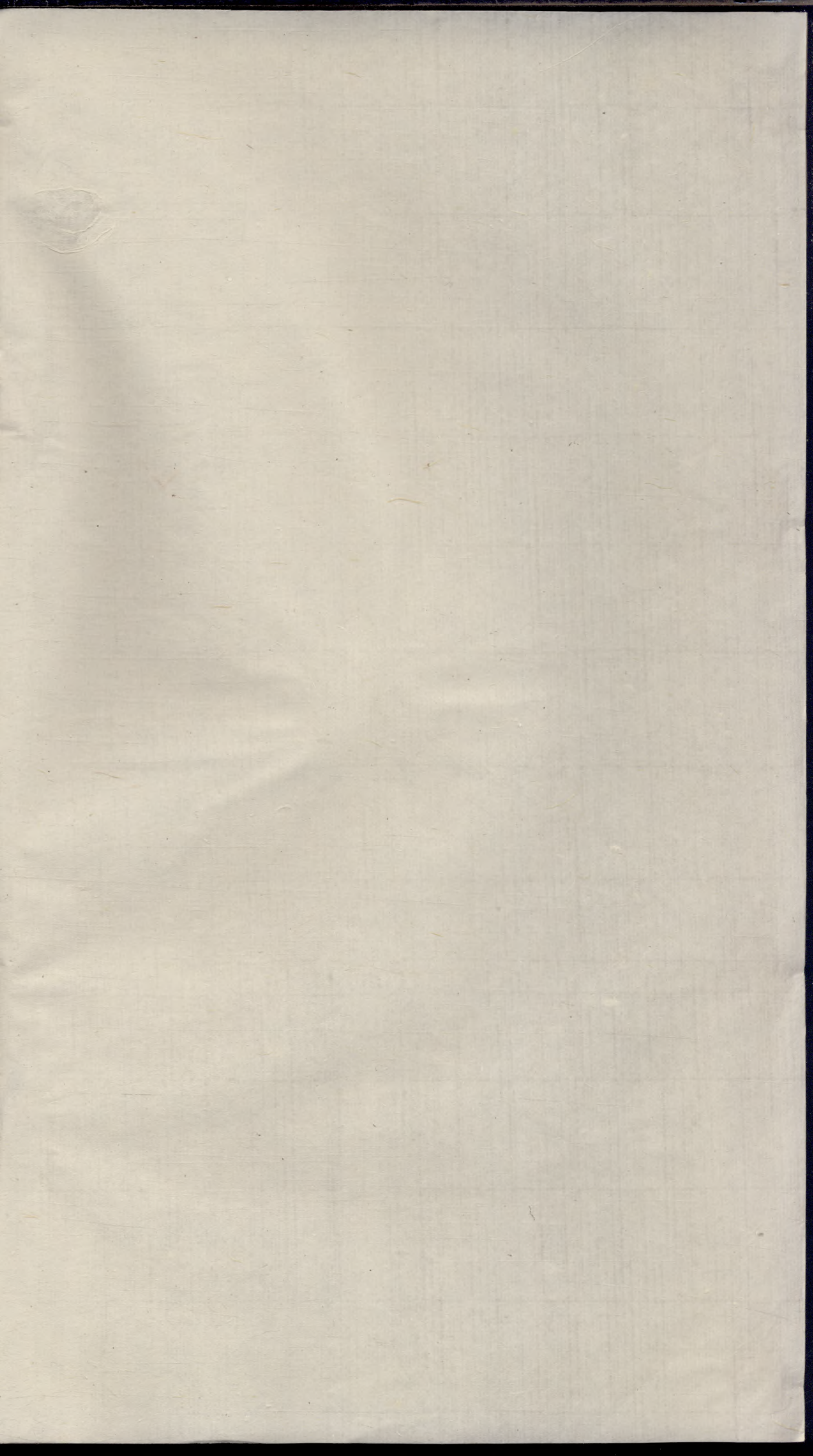


德基堂續修太原王氏宗譜

貞集



宗譜誌傳

太子以直諫廢為庶人在太



方是募將兵六十萬始

園池甚衆始皇曰將軍行矣何憂貧乎翦曰爲大王將有功終不得封侯故及大王之嚮臣臣亦及時以請園池爲子孫業耳始皇大笑翦既至關使使還請善田者五輩或曰將軍之乞貸亦已甚矣翦曰不然夫秦王怛而不信人今空秦國甲士而專委于我我不多請田宅爲子孫業以自堅顧令秦王坐不戰而得天下此天下之大利也夫天下皆叛秦翦至堅壁戰荆兵數

親與士卒同食久之翦使

士卒可用矣荆數挑戰而秦

殺其將軍項燕虜荆王負芻

功爲多名施于后世見史記

十六世 諱 賁字典 翦之子

定魏地與李信破燕齊有功

十七世 諱 離字明 賁之子

或曰離秦之名將也今將

夫為將三世者必敗必

離已三世將居無何項

入專 單沒封武城侯見史記列傳

二十三世 諱 賀字翁孺武帝時以吏民輕犯法東方盜賊滋起乃使范

昆張德等衣繡衣持節發兵擊斬又作沈命法曰羣盜起不發覺發覺

而捕弗滿品者二千石以下至小吏主者皆死賀為繡衣御史逐捕魏

郡群盜黨與及吏畏懦逗遛當坐者翁孺皆縱不誅它部御史暴勝之

等奏殺二千石以下及連坐者大郡至斬萬餘人翁孺以奉使不稱免
歎曰吾聞活千人子孫有封吾所活者萬餘人后世其興乎翁孺後自
東平陵徙魏郡元城為孝元皇后之祖孫八人皆封侯見前漢書外戚
傳

二十四世諱禁字稚君賀子也少有大志不修廉隅凡有八男鳳曼譚

崇商立根逢時女四人元后政得進御于皇太子

生成帝于甲館画堂為世適皇位立太孫為

太子以母王氏為健仔尋立孫子鳳嗣

侯元帝崩太子立是為孝王氏

之興自鳳始

二十五世 諱譚禁第三子

泣曰將軍病如有不可言

臣至親行皆奢僭無以

倨不肯事鳳而音敬鳳卑恭

騎將軍而譚位特進領城門兵

二十六世 諱仁譚子也嗣封平阿侯正葬內憚之令大臣奏仁罪

過遣就國廢死見史記列傳仁子術嗣侯王莽滅國除

二十七世 諱霸字儒仲仁弟昱秘太原廣武人也少有清節及王莽篡

位棄冠帶絕交宦建武徵到尚書拜稱名不稱臣有司問其故霸曰天

子有所不臣諸侯有所不友司徒侯霸讓位于霸閭陽毀之曰太原俗

雖與

保之初譚

為大司馬車

仁嗣

黨儒仲頗有其風遂止以病歸隱居守志茅屋蓬戶連徵不至以壽終
見后漢書逸民傳○太原王霸之妻不知何氏之女也霸少立高節光
武時連徵不仕霸已見逸民傳妻亦美志行初霸與同郡令狐子伯爲
友后子伯爲楚相而其子爲郡功曹子伯乃令子奉書于霸車馬服從
雍容如也霸子時方耕于野聞賓客至而歸見令狐子沮怍不能仰
視霸目之有愧容客去而久之不肯告妻請罪而
后言曰吾與子伯素不

蓬髮歷齒未知禮則

妻曰君少

修清節不顧榮祿今子伯

女子

乎霸屈起而笑曰有是哉

新定大原王氏宗譜

三十三世諱烈字彥方

者主得之盜請罪曰刑戮

遺布一端或問其故曰盜

能改過故以此激之后

老還尋得劍恠而問其姓名

爭訟曲直將質之于烈或至途而返至其廬而還其以德化人若此察

孝廉三府並辟皆不就遭黃巾董卓之亂乃避地遼東彝人尊奉之太

守公孫度接以昆弟之禮訪求政事欲以為長史烈乃為商賈自穢得

免曹操聞烈高名遣徵不至建安二十四年終于遼東年七十八見後

漢書

牛

謝之

凡懷耻惡必

守之至暮父

先盜牛者也諸有

三十五世諱澤字季道郭林宗傳曰季道與兄叔優諱柔幼少之時聞

林宗有知人之鑒共往侯之請問才行所宜以自處業林宗笑曰卿二

人皆二千石才也雖然叔優當以仕宦顯季道宜以經術進若違才易

務亦不至也叔優等從其言叔優至北中郎將季道代郡太守

三十六世諱昶字文舒太原晉陽人也少與同郡王凌俱知名凌年長

昶兄事之文帝在東宮為太子凌祚徙散騎侍郎

為洛陽典農時都畿樹木昶田特多遷充

州刺史明帝即位加揚烈將昶朝廷以為

魏承秦漢之弊法制苛碎昶化復

與不可得也乃著治論畧

之其為兄子及子作名字皆依諱實

字

處道其子渾字元冲深字道冲遂書戒之

丁寶

身全行以顯父母此三者人知其善而或危身破家陷于滅亡之禍者皆由惑當時之譽昧目前之利故也夫富貴聲名人情所樂而君子或得而不處何也覽往事之成敗察將來之吉凶未有干名要利欲而不厭而能保世持家永全福祿者也欲使汝曹立身行已遵儒者之教履道家之言故以玄默冲虛為名欲使汝曹顧名思義不敢違越也古者盤杆有銘几杖有誠俯仰察焉用無過行况在已名可不戒之哉夫物速成則疾亡晚就則善終朝華之草夕而零落松栢之姿隆冬不衰是以大雅君子惡速成戒闕黨也夫人有善者鮮不自伐有能者寡不自

矜伐則掩人矜則陵人掩人者人亦掩之陵人者人亦陵之故三卻爲戮于晉三叔負罪于周不惟矜善自伐好爭之咎乎故君子不自稱非以讓人惡其益人也夫能屈以爲伸讓以爲得弱以爲彊鮮不遂矣昔伏波將軍馬援戒其兄子言聞人之惡當如聞父母之名耳可得而聞口不得而言也斯戒至矣人或毀已當退而求之于身若已有可毀之行則彼言當矣若已無可毀之行則彼言妄矣當則無怨于彼妄則無害于身又何反報焉且聞人毀已而忿者惡醜聲之加我也反報者滋甚不如默而自修已也諺曰救寒莫如重裘止謗莫如自修若與是非之士凶險之人近猶不可况與對較乎今汝先人世有寇冕惟仁義爲名守慎爲稱孝悌于閨門務學于師友

從事雖出處不同然

各有所取穎川郭伯益好尚通達敏而

之昵之願兒子爲之

北海徐偉長不治名高不求苟得澹然自守惟道自務吾敬之重之願

兒子師之樂安任昭先淳粹履道內敏外恕推遜恭讓在朝忘身吾友

之善之願兒子遵之若其財用先九族其施捨務周急其出入存故老

其進仕尚忠節其處人務道實其處世戒驕淫其貧賤慎無戚其進退

念合宐其行事加九思如此而已吾復何憂哉青龍四年詔欲得有才

智文章謀慮淵深端一小心清修密靜乾乾不懈志尚在公者無限年

齒勿拘貴賤鄉校以上各舉一人太尉司馬宣王以祖應選正始中假

節都督荆豫諸軍事祖以爲國有常衆戰無常勝地有常險守無常勢

今屯苑去襄陽三百餘里諸軍散屯船在宣池有急不足相赴乃表徙

治新野習水軍于三州廣農墾植倉穀盈積嘉平初太傅司馬宣王旣
誅曹爽乃奏博問大臣得失昶陳治畧五事其一欲崇道篤學抑絕浮
華使國子入太學而修庠序其二欲用考試考試猶準繩也未有舍準
繩而意正曲直廢黜陟而空論能否也其三欲令居官者久于其職有
治績則就增位賜爵其四欲約官實祿勵以廉耻不使與百姓爭利其
五絕侈靡務崇節儉令衣服有章上下有叙儲穀蓄帛反民于樸詔書
褒讚因使撰百官考課事二年昶奏孫權流放良臣適庶分爭可乘釁
襲取乃遣新城太守州泰襲巫秭歸房陵及荊州刺史王基詣夷陵昶
詣江陵同時俱發賊將施績夜遁入江陵追斬數百級收其甲首旗鼓
珍寶器仗振旅而還王基州泰皆有功于是

征南大將軍進封京

陵侯母丘儉文欽作亂引兵拒儉欽有功
將軍言 誕及昶

據夾石以逼江陵持施績全熙使不得東誕既誅詔曰昔孫臏佐趙直

走大梁西兵驟進亦所以成東征之勢也增邑千戶并前四千七百戶

遷司空持節都督如故甘露四年薨謚曰穆侯子渾嗣
按書 渾自

越騎入晉累居方任平吳有功封一子江陵侯位至司徒渾弟浚冀州

刺史浚弟湛字處冲汝南太守湛子承東海內史承子述尚書令衛將

軍述子坦之北中郎將徐兗二州刺史昶諸子中湛最有德譽而承亦

自為名士述及坦之並顯重于世為時盛門云

三十七世 諱 湛字處冲昶之季子少有識度少言語初有隱德人莫能

知兄弟宗族皆以為癡其父昶獨異焉兄子濟輕之嘗詣湛見牀頭有

周易問曰叔父何用此爲湛曰體中不佳時脫復看耳濟請言之湛因
剖析玄理微妙有奇趣皆濟所未聞濟才氣抗蓮于湛畧無子弟之敬
旣聞其言不覺慄然心形俱肅遂留連彌日累夜自視缺然乃嘆曰家
有名士三十年而不知濟之罪也濟益嘆異還白其父曰濟始得一叔
乃濟以上人也武帝亦以湛爲癡每見濟輒調之曰卿家癡叔死未濟
常無以荅及是帝又問如初濟曰臣叔殊不癡因稱其美帝曰誰比濟
曰山濤以下魏舒以上時人謂湛上方山濤不足下比魏舒有餘湛聞
曰欲處我于季孟之間乎歷秦王文學太子中庶子出爲汝南內史卒
年四十七見晉書列傳

三十八世

諱承字安期湛之子青

辛物但明其

指要而不飾文辭有識者服其系系以爲記室叅

軍雅相知重在府數年見朝政漸替辭以母老求出遷夏海太守政尚
清靜小吏有盜池中魚者綱紀推之承曰文王之罔與衆共之池魚復
何足惜有犯夜者爲吏所拘承問其故荅曰從師受書不覺日暮承曰
鞭撻審越以立威名非政化之本使吏送令歸家尋去官東渡江是時
道路梗澁人懷危懼承每遇艱險處之夷然雖家人近習不見其憂喜
之色旣至下邳登山北望歎曰人言愁我始欲愁矣及至建鄴爲元帝
鎮東府從事中郎承少有重譽而推誠接物盡弘恕之理故衆咸親愛
焉渡江名臣王導衛玠周顛庾亮之徒皆出其下爲中興第一年四十
六卒朝野痛惜之見晉書列傳

三十九世諱述字懷祖承之子少孤事母以孝聞安貧守約不求聞達
性沉靜每坐客馳辨異端競起而述處之恬如年三十尚未知名人或
謂之癡司徒王導以門地辟爲中兵屬旣見無他言惟問以在東米價
述但張目不荅導曰王椽不癡人何言癡也嘗見導每發言一坐莫不
贊美述正色曰人非堯舜安得每事盡善導改容謝之謂庾亮曰懷祖
清貞簡貴不減祖父但曠淡微不及耳出補臨海太守遷會稽內史蒞
政清肅終日無事母憂去職服闋代殷浩爲揚州刺史尋遷散騎常侍
尚書令述每受職不爲虛讓其有所辭必于不受至是子坦之諫以爲
故事應讓述曰汝謂我不堪邪坦之曰非也但克讓自爲事耳述曰旣
云堪何爲復讓人言汝勝我定不及也南史
旣不長直以

真率便敵人耳謝安亦歎美之初安家重石文贈遺而修

家具爲州司所檢王導使謂之曰名父之子不患無祿居臨小縣甚不宜爾述荅曰足自當止時人未之達也比後屢居州郡清潔絕倫祿賜皆散之親故宅宇舊物不華于昔始爲當時所歎旣躋重位每以柔克爲用謝奕性粗常忿述狂言罵之述無所應面壁而已居半日奕去始復坐人以此稱之以年迫懸車疏乞骸骨不許卒年六十六初桓溫平洛陽議欲遷都朝廷憂懼將遣侍中止之述曰溫欲以虛名威朝廷非事實也但從之自無所至事果不行又議欲移洛陽鍾簾述曰永嘉不競暫都江左方當蕩平區宇旋軫舊京若其不爾宜改遷園陵不應先事鍾簾溫竟無以奪之見晉書列傳

四十世諱坦之字文度述之子弱冠與郗超俱有重名時人爲之語曰
盛德絕倫郗嘉賓江東獨步王文度嘉賓超小字也僕射江彪領選將
擬爲尚書郎坦之聞曰自過江來尚書郎正用第二人何得以此見擬
彪遂止襲父爵領左衛將軍坦之有風格尤非時俗放蕩不敦儒教頗
尚刑名學乃著廢莊論簡文帝臨崩詔大司馬溫依周公居攝故事坦
之自持詔入于帝前毀之帝曰天下儻來之運卿何所嫌坦之曰天下
宣元之天下陛下何得專之帝乃使坦之改詔焉溫薨坦之與謝安共
輔幼主遷中書令領丹陽尹初謝安愛好聲律期功之慙不廢妓樂頗
以成俗坦之非而苦諫之曰吾子少立德行體議淹允加以令地優游
咸以清遠相許至于此事實有疑焉且天下之寶故爲天下所惜天下

之所非何爲不可以天下爲心乎往反數四安竟不從卒年四十六臨終與謝安桓冲書言不及私惟憂國家之事朝廷甚痛惜之見晉書列傳

四十一世諱愉字茂和爲驃騎司馬復遷江東刺史都尉豫州四郡輔國將軍中書令生二子綏綏愉爲殷桓所捕未測存亡綏在都有憂色居處飲食每事貶降時人每謂爲試守孝子桓玄爲太尉綏以桓氏甥甚見寵待玄篡遷中書令劉裕建義以爲冠軍將軍初綏與王謐桓胤齊名爲後進之秀自祖父漢雁門太守澤已有名稱悅又秀出綏亦著稱八葉繼軌軒冕莫與爲比焉見晉書列傳

四十六世諱玄謨字彥德璣之子太原祁人也幼而不羣世父蕤有知

人鑒常笑曰此兒氣槩高亮有太尉彥雲之風武帝臨徐州辟爲從事
史與語異之元嘉中補長沙王義欣鎮軍中兵將軍領汝陰太守時鹵
攻陷滑臺執朱修之以歸玄謨上疏曰王途始開隨復淪塞虎牢滑臺
豈惟將之不良抑亦本之不固本之不固皆由民憚遠役臣請以西陽
之魯陽襄陽之南鄉發甲卒分爲兩道直趣淆澗征士無遠徭之思吏
士有屢休之歌若欲以東國之衆經營牢洛道途旣遠獨克實難玄謨
每陳北侵之策上謂殷景仁曰聞王玄謨陳說使人有封狼居意及大
舉北伐以玄謨爲寧朔將軍前鋒入河受輔國將軍蕭斌節度玄謨向
碣磔戍士奔走遂圍滑臺積旬不克魏主拓跋燾率大衆號百萬鼙鼓
之聲震動天地旣至玄謨奔退麾下散亡畧盡蕭斌將斬之沈慶之固

諫曰佛狸威震天下控弦百萬豈玄謨所能當且殺戰將以自弱非良計也斌乃止初玄謨始將見殺夢人告曰誦觀音經千遍則免既覺誦之得千遍明日將刑誦之不輟忽傳呼停刑遣代守碣礮江夏王義恭爲征討都督以爲碣礮不可守召令還元凶弒立玄謨爲益州刺史孝武伐逆玄謨遣濟南太守烜護之將兵赴義事平除徐州刺史加都督及南郡王義宣與江州刺史臧質反朝廷假玄謨輔國將軍拜豫州刺史與柳元景南討玄謨留老弱守城悉精兵接戰賊遂大潰加都督前將軍封曲江侯以功遷寧蠻校尉雍州刺史加都督雍土多僑寓玄謨請土斷流民當時百姓不願屬籍罷之其年玄謨又令九品以上租使貧富相通境內莫不嗟怨民間訛言玄謨欲反時柳元景當權元景

弟僧景爲新城太守以元景之勢制令南陽順陽上庸新城諸郡並發兵討玄謨玄謨令內外宴然以解衆惑馳啓孝武具陳本末帝知其虛馳遣主書吳喜公撫慰之又荅曰梁山風塵初不介意君臣之際過足相保聊復爲笑伸卿眉頭玄謨性嚴未常妄笑時人言玄謨眉頭未常伸故帝以此戲之後爲紫金光祿大夫領太常尋遷平北將軍徐州刺史加都督時北土饑饉乃散私穀十萬斛牛千頭以賑之轉領軍將軍孝武崩與柳元景等俱受顧命以外監事委玄謨時朝政多門玄謨以嚴直不容徙青冀二州刺史加都督少帝旣誅顏師伯柳元景等狂悖益甚以領軍徵玄謨子姪咸勸稱疾玄謨曰吾受先帝厚恩豈可畏禍苟免遂行及至屢表諫諍又流涕請緩刑去殺以安元元少帝大怒明

帝卽位禮遇甚優時四方反叛以玄謨爲大統領水軍南討以脚疾聽乘輿出入尋除大將軍江州刺史副司徒建安王于赭圻賜以諸葛亮笏袖鎧頭之爲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領護軍遷南豫州刺史加都督年八十一薨謚曰莊見沈約宋書列傳

五十一世諱僧辯字君才起家爲湘東王國左常侍王出守會稽兼中兵叅軍事王除荊州代柳仲禮爲竟陵太守京都陷沒天子蒙塵僧辯倍道兼行西就世祖世祖承制以爲領軍將軍岳陽王軍襲江陵人情騷擾世祖問計于僧辯僧辯具陳方畧用爲城內都督僧辯部分將帥并力攻圍遂平湘土侯景浮江西寇軍次夏首僧辯爲大都督軍次巴陵景旣陷郢城兵衆益廣徒黨甚銳將進寇荊州乃使僞儀同丁和統

兵五千守江夏大將宋子仙前驅一萬造巴陵景悉凶徒水步繼進日薄苦攻城內同時鼓譟矢石雨下殺賊旣多賊旣頻戰挫衄賊帥任約又爲陸法和所擒景乃燒營遁歸建業子仙等困感僧辯大破之生擒子仙送江陵世祖加僧辯侍中尚書令征東大將軍給鼓吹一部仍令僧辯江州衆軍悉同大舉僧辯乃表皇帝凶問告于江陵仍率大將百餘人連名勸世祖卽位僧辯于是發自江州直指建業先是陳霸先率衆五萬出自南江前軍五千行至湓口與僧辯會于白茅洲登壇盟誓歃血共讀盟文皆淚下霑襟辭色慷慨僧辯卽督諸軍沿流而下進軍于石頭之斗城作連營以逼賊侯景自出與王師大戰于石頭城北僧辯麾軍而進復大破之盧暉畧聞景戰敗以石頭城降僧辯引軍入據

之景北走朱方于是景散兵走告僧辯僧辯令衆將入據臺城收賊黨王偉等二十餘人送于江陵于是逆寇悉平京師尅定世祖卽帝位以僧辯功進授鎮衛將軍司徒加班劔二十人改封永寧郡公食邑五千戶侍中尚書令鼓吹竝如故是后湘州賊陸納等攻破衡州刺史丁道貴于淦口詔僧辯爲都督東上諸軍事霸先爲都督西上諸軍事俱南討焉時納等士卒驍猛皆百戰之餘僧辯命諸軍水步攻之親執旗鼓以誠進止于是諸軍競出大戰并力苦攻陷其二城賊大敗步走歸保長沙而武陵王擁衆上流內外駭懼湘州平僧辯旋于江陵因被詔會衆軍西討督舟師二萬輿駕出天居寺餞行俄而武陵敗績僧辯自枝江班師齊主高洋遣郭元建率衆二萬大列舟艦于合肥將謀襲建業

世祖卽詔僧辯次于姑孰卽留鎮焉承聖三年二月甲辰詔曰贊俊遂
賢稱于秦典自上安下聞之漢制所以仰協台躡俯佐弘圖使持節侍
中司徒尚書令都督揚南徐東揚三州諸軍鎮衛將軍揚州刺史永寧
郡開國公僧辯器宇凝深風格詳遠行爲士則言表身文學貫九流武
該七畧頃歲征討自西徂東師不疲勞民無怨讟王業艱難寶兼夷險
宜其變此中台膺茲上將寄之經野匡我朝猷加太尉車騎大將軍餘
悉如故俄而京城陷沒宮車晏駕及敬帝初卽梁王位僧辯預樹立之
功進驃騎大將軍中書監都督中外諸軍事錄尚書與陳霸先叅謀討
伐時齊主高洋又欲納貞陽侯淵明以爲梁嗣因遺書僧辯貞陽又頻
與僧辯書論還國繼統之意僧辯不納又貞陽高渙師至東關散騎常

侍裴之橫率衆拒戰敗績僧辯因遂謀納貞陽仍定君臣之禮且求以敬帝爲皇太子貞陽許之僧辯遣龍舟法駕往迎貞陽濟江同會于江寧浦貞陽踐位仍授僧辯大司馬領太子太子揚州牧餘悉如故陳霸先時爲司空南徐州刺史惡其反覆與諸將曰京口舉兵十萬水陸襲僧辯于建業執之謂曰我有何辜公欲與齊師致討又曰何意全無防備僧辯曰委公北門何謂無備爾夜僧辯并其子顓俱遇害長子顓承聖初官至侍中而魏寇江陵城陷顓隨王琳入齊爲竟陵太守齊遣琳鎮壽春及陳平淮南執琳殺之顓聞琳死乃出郡城南登高冢上號哭一慟而絕顓弟頌少有志節恒隨從世祖及荆城陷覆沒于西魏見梁

書

五十三世諱伽河間章武人也開皇末爲齊州行叅軍被州使送流囚

李參等七十餘人詣京師時制流人並枷鎖傳送伽行次滎陽哀其辛

苦悉呼而謂之曰卿輩旣犯國刑虧損名教身嬰縲紲此其職也今復

重勞援卒豈獨不愧于心哉參等辭謝伽曰汝等雖犯憲法枷鎖亦大

辛苦吾欲與汝等脫去行至京師總集能不違期不皆拜謝曰必不敢

違伽于是悉脫其枷停援卒與期曰某日當至京師如致前却吾當爲

汝受死舍之而去流人咸悅依期而至一無離叛上聞而驚異之召見

與語稱善久之于是悉召流人并令携負妻子俱入賜宴於殿庭而赦

之乃下詔曰凡在有生含靈稟性咸知好惡並識是非若臨以至誠明

加勸導則俗必從化人皆遷善朕受命上天安養萬姓思遵聖法以德

化人而伽深識朕意誠心宣導參等感悟自赴憲司若使官盡王伽之
儔人皆李參之輩刑厝不用其何遠哉于是擢伽為雍令政有能名見
隋書列傳

五十八世

諱

劭字君懋太原晉陽人也父松年齊通直散騎侍郎劭少

沈嘿好讀書弱冠齊尚書僕射魏收辟叅開府軍事累遷太子舍人待
詔文林館時祖孝徵魏收陽休之等常論古事有所遺忘討閱不能得
因呼劭問之劭具論所出取書驗之一無舛誤自是大為時人所許稱
其博物后遷中書舍人齊滅入周不得調高祖受禪授著作佐郎以母
憂去職在家著齊書時制禁私撰史為內史侍郎李元操所奏上怒遣
使收其書覽而悅之于是起為員外散騎修起居注劭言上有龍顏戴

千之表指示羣臣上大悅賜物數百段拜著作郎劭上表言符命遷秘書少監數載卒劭在著作將二十年專典國史撰隋書八十卷多錄口勅又採迂怪不經之語及委巷之言以類相從爲其題目辭義繁雜無足稱者遂使隋代文武名臣列將善惡之迹堙沒無聞初撰齊誌爲編年體二十卷復爲齊書紀傳一百卷及平賊記三卷或文詞鄙野或不軌不物駭人視聽大爲有識所嗤鄙然其採摭經史謬誤爲讀書記三十卷時人服其精博爰自志學暨乎暮齒篤好經史遺落世事用思旣專性頗怛忽至對日閉目疑思盤中之肉輒爲僕從所噉劭弗之覺唯資肉少數罰厨人厨人以情白劭劭依前閉目伺而獲之厨人方免笞辱其專固如此見隋書列傳

六十八世 諱玄暎由御史院官至尚書比部員外郎以清謹見稱居并州祁縣君子鄉

六十九世 諱景肅玄暎之子官丹陽太守

七十世 諱政景肅子官襄鄧等州採訪使贈吏部尚書

七十一世 諱仲舒字弘中政之子并州祁人少客江南與梁肅楊憑游

有文稱貞元中賢良方正高策拜左拾遺德宗欲相裴延齡與陽城交

章言不可後入閣帝顧宰相指曰是豈王仲舒耶俄改右補闕遷禮部

考功員外郎奏議詳雅省中伏其能 累為連州司戶參軍再徙荆南

節度叅謀元和初召為吏部員外郎未幾知制誥楊憑得罪斥去無敢

過其家仲舒屢存之將直憑冤貶峽州刺史母喪解服除為婺州刺史

州疫旱人徙死幾空居五年里閭增完就加金紫服徙蘓州隄松江爲
路變屋瓦絕火災賦調常與民爲期不擾自辦穆宗立每言仲舒之文
可思最宜爲誥有古風召爲中書舍人旣至視同列率新進少年居不
樂曰豈可復治筆研于其間哉吾久棄外周知俗病利得治之不自愧
宰相聞之除江西觀察使初江西榷酒利多他州十八民私釀歲抵死
不絕穀數斛易斗酒仲舒罷酤錢九十萬吏坐失官息錢五十萬悉產
不能償仲舒焚簿書脫械不問水旱民賦不入歎曰我當減燕樂他用
可乎爲出錢二千萬代之有爲佛老法興浮屠祠屋者皆驅出境卒于
官年六十二贈左散騎常侍謚曰靖仲舒尚義槩所居急民廢置自爲
科條初若煩密久皆稱其便見唐書列傳○仲舒少孤奉母遊學江南

自君子鄉移家于宣州船蓮塘

七十二世諱初仲舒長子元和末進士及第有詩行世

七十三世諱希羽字鵬遠初之子乾符五年避黃巢亂遷歛之黃墩廣

明元年巢渡江從弟希翔遷婺源武口希羽留歛與羅隱有舊隱常過

其家愛山川之勝遂名其地曰澤富今子孫繁衍爲澤富王氏之始也

昭宗天復元年登第時昭宗新平內難聞放進士甚喜制詞曰念爾登

科之際當予反正之年宜降異恩各膺寵命中書門下選擇新及第進

士中有久在名場新沾科級年齒已高者不拘常例各授一官于是禮

部侍郎杜德祥是科主文奏揀到新進士陳光問年六十九曹松年五

十四王希羽年七十三劉象年七十柯崇年六十四鄭希顏年五十九

詔光問松希羽可秘書正字象崇希顏可太子校書時號此舉爲五老榜見唐書

七十三世諱希翔字冲之唐江南西道觀察使贈左散騎常侍謚文靖

公之孫文靖四子諱弘公子行第六年方幼遭亂僖宗乾符五年黃巢

寇宣州與從兄鵬遠公遷歛之黃墩以巢有逢黃不殺之語故中原衣

冠之族同避者咸得保全公性穎異孝謹秘閣學士俞詵見而奇之以

女妻焉遂于廣明元年再遷婺源武口卽學士居也公之行誼日著淮

南吳王聞其賢敏辟爲揚州民曹參軍後辭歸再徵不就隱于家自號

雲谷居士於光化元年卒有子男一孫十一人是爲武口王氏之始墓

在俞學士園前後提刑雙溪公記云殯於所居之側地址舒敞林木繁

新安大原三氏宗譜卷之九

新安太原王氏宗譜卷之九

唐故江南西道觀察使中大夫洪州刺史兼御史中丞上柱國賜
紫金魚袋贈左散騎常侍太原王公神道碑銘

王氏皆王者之後在太原者爲姬姓春秋時王子成父敗狄有功因賜
氏厥後世居太原至東漢隱士烈博士徵不就居祁縣因號所居鄉爲
君子公其君子鄉人也魏晉涉隋世有名人國朝大王父玄暕歷御史
屬三院止尚書郎生景肅守三郡終侍涼王生政襄鄧等州防禦使鄂
州採訪使贈吏部尚書公尚書之第其子公諱仲舒字弘中少孤奉母
家江南讀書著文其譽藹鬱當時名公皆折官位輩行願爲交貞元初
射策拜左拾遺與陽城合遇裴延齡不得爲相德宗初怏怏無奈久而

嘉之其後入閣德宗顧列謂宰相曰第幾人必王某也果然月餘特改右補闕遷禮部考功吏部三員外郎在禮部奏議詳雅省中伏其能在攷功吏部提約明敏吏無以欺同列有恃恩自得者衆皆婚承公嫉其爲人不直視由此貶連州司戶移夔州司馬又移荆南因佐其節度事爲參謀得五品服放跡在外積四年元和初收拾俊賢徵拜吏部員外郎未幾爲職方郎中知制誥友人得罪斥逐後其家親知過門縮頸不敢視公獨省問爲計度論議直其寃由是出爲峽州刺史轉廬州未至丁母夫人憂服除又爲婺州時疫旱甚人死亾且盡公至多方救活天遂雨疫定比數年里閭完復制使出巡人填道迎顯公德事具聞就加金紫轉蘇州變其屋居以絕火延隄松江路害絕阻滯秋夏賦調自爲

書與人以期吏無及門而集政成爲天下守之最天子曰王某之文可
思最宜爲誥有古風豈可久以吏事役之復拜中書舍人旣至京師儕
流無在者視同列皆邈然少年益自悲而謂人曰豈可復治筆硯於其
間哉上若未棄臣宜用所長在外久周知俗之利病俾治之當不自愧
宰相以聞遂得觀察使江南西道奏罷權酷錢九十萬軍息之無已掌
吏壞產猶不釋囚之公至脫械不問人遭水旱賦窘公曰我且減燕樂
絕他用錢可足乎遂以代之罷軍之息錢禁浮屠誑誘壞其舍以葺公
宇三年法大成錢餘於庫粟餘於廩人享於田廬謳謠於道途天子復
思且徵以代虛吏部左丞位以待之長慶三年十一月十七日薨於洪
州年六十二上哀慟輟朝贈左散騎常侍某日歸葬於河南縣某旣以

公之德刻而藏之墓矣子初又詩以揭之詞曰

生人之治本乎斯文有事其末而忘其源切近昧陋道由是堙有志其本而泥古陳當用而迂乖戾不伸較是二者其過也均有美王公志儒之本達士之經秩秩而積涵涵而停鞞爲華英不矜不盈孰播其馨敦發其明介然而居士友以傾敷文帝階擢列侍從以忠遠名有直有諷辯遏堅懇巨邪不用秀出班行乃動帝曰帝省竭心恩顧曰渥翔于郎署騫于禁密發帝之令簡古而蔚不比于權以直友寃敲撼挫摠竟遭斥奔久淹于外歷守大藩所至極思必悉利病萎枯以膏燠暘以醒坦之蔽之必絕其徑浚之澄之使安其涿帝思其文復命掌誥公潛謂人此職宜少豈無凋郡庸以自效上藉其實俾統于洪逋之攸除姦訛草

風祛蔽于目釋負于躬方於所部禁絕浮屠風雨順易秔稻盈疇人得其所乃恬乃謳化成有代思以息勞虛位而埃奄忽滔滔維德維積志于斯石日遠彌高

江南西道觀察使贈左散騎常侍太原王公墓志銘

公諱仲舒字弘中少孤奉其母居江南遊學有名貞元十年以賢良方正拜左拾遺改右補闕禮部考功三員外郎貶連州司戶參軍改夔州司馬佐江陵使改禮部員外郎復除吏部員外郎遷職方郎中知制誥出爲峽州刺史遷廬州未至丁母憂服闋改婺州蘇州刺史徵拜中書舍人旣至謂人曰吾老不樂與少年治文書得一道有地六七郡爲之三年貧可富亂可治身安功立無愧於國家可也日日語人丞相聞問

語驗卽除江南西道觀察使兼御史中丞至則奏罷權酒錢九十萬以
其利與民又罷軍吏官債五十萬悉焚簿文書又出庫錢二千萬以丐
貧民遭旱不能供稅者禁浮屠老子爲僧道士不得於吾界內因山野
立浮屠老子像以其誑丐漁利奪編人之產在官四年數其蓄積錢餘
於庫米餘於廩朝廷選公卿於外將徵以爲吏部已用薛尚書代之矣
長慶三年十一月十七日薨年六十三天子爲之罷朝贈左散騎常侍
遠近相弔以四年二月某日葬于河南縣先塋之側公之爲拾遺
朝退天子謂宰相曰第幾人非王仲舒耶是時公方與陽城更疏論
裴延齡詐妄士大夫重之爲考功吏部郎也下莫敢有欺犯之者非其
人雖與同列未嘗比數收拾故遭讒而貶在制誥盡力直友人之屈不

以權臣爲意又被讒而出元和初婺州大旱人餓死戶口亾十七八公
居五年完富如初按劾羣吏奏其贓罪州部清整加賜金紫其在蘇州
時治稱第一公所至輒先求人利害廢置所宜閉閣章奏又具爲科條
與人吏約事備一旦張下民無不忭叫喜悅或初若小煩旬歲皆稱其
便公所爲文章無世俗氣其所樹立殆不可學曾祖諱玄暎比部員外
郎祖諱景肅丹陽太守考諱政襄鄧等州防禦使鄂州採訪使贈工部
尚書公先妣渤海李氏贈渤海郡太君公娶其舅女有子男七人初哲
貞弘泰復洄初進士及第哲文學俱善其餘幼也長女壻劉仁師高陵
令次女壻李行修尚書刑部員外郎 銘曰
氣銳而堅又剛以巖哲人之常愛人盡已不倦以止乃吏之方與其友

處順若婦女何德之光墓之有石我撮其迹萬世之藏

昌黎韓愈撰

按愚隱翁序中引昌黎韓氏撰我祖散騎常侍太原王公神道碑謂
 春秋時王子成父獲狄有功因賜氏及考左傳為齊襄公十二年事
 杜預注云成父為齊大夫而不見其賜氏族先祖敬齋翁已辨于譜
 序矣古今姓氏書與宋歐陽氏唐書世系表浚儀王厚齋急就章王
 姓注元氏族志于姓源最為詳覈並言瑯琊太原之王
 出自姬姓周靈王太子晉後即未嘗言王子成父後也惟于複姓中
 有王子氏亦姬姓為周大夫王子狐王子成父後此又一姓也蓋昌
 黎作文之際未及考據而以成父為太原王氏得姓之祖誤矣槐今
 因葺譜而錄此序乃徧考先正姓原等書以證吾太原王氏非王子
 成父後之謬

王太古 楚翁墓誌銘

方虛谷

新安郡婺源王氏其先太原王也吾友楚翁字太古唐巢寇之亂遠祖自歛黃墩徙縣之武溪修撰愈提刑汝舟大監炎皆此派大監與朱文公冰炭然書解盛行徙上千徙桐川五世祖字顯道富而好施識架閣汲古周公正妻以女汲古果登第高祖某曾祖某祖某字季武號松川先生好義輕財年十九不疾卒父某取周氏汲古曾孫女年五十卒再娶董氏太古幼好孫吳說不屑于學弱冠大悟閱經史子集攷制度曆數工詞章詩學韓昌黎晚嗜易許公月卿吳公覺異之先儒論易陽實陰虛太古註獨謂天氣運地形停陽虛陰實似以述言自爲一家之說與當世無甚合者而堅執其說終身不變許公月卿嘗爲之序如浙東

從按察胡公紹開遊介之江東見御史中丞吳公曼卿或謂中丞已進其易然終亦不果行年十七喪母號絕年二十八足迹徧東南江浙省處以鎮江學正謂此職數十年亦不至執政棄弗顧而歸大德二年戊戌徙上章半舍許扁曰行易從學者甚夥嘗登上章嶺欲亭之曰東望舊居西顧新廬酌酒賦詩挾易自娛足矣明年脾疾又明年庚子秋疾大作八月生孫以祖孫同庚子名曰後庚調侍疾者曰後庚既來先庚可去卒年六十一辛丑十月某日某時葬于上寒與孺人同穴子祖念攜行狀至武林回刪其繁銘之祖念年甫三十一文雅雍容太古家訓于斯見之銘曰嗚呼太古身今心古止爾終古

西臯逸主君墓誌銘

君諱槐蔭字宗植號可軒其先本宣之船蓮堂人廣明中有爲揚州民
曹叅軍翔者避黃巢亂徙歙之黃墩更徙婺源之武口子姓益蕃三百
二十有六口同居雍睦號義門當南宋有炎者字晦叔道誼文學與時
賢爲輩嘗移書讓朱子諒陰勸學爲非朱子不能荅其後世忠徒徽城
之北九世子華又徙之環溪至君又徙之西臯是爲歙南之澤富人君
稟元真粹立操宏遠匿鐙劬書深造務得蓋凡三五六經之傳諸子百
家之載九流衆技之蹟稗官小說之鄙無不旁搜並蓄以爲考覽之資
博涉強記倍諷如流少長遍閱郡乘歎新安故多才賢若子朱子陳定
宇胡雲峰胡雙溪鮑魯齋汪古逸程前村程林隱朱風林趙東山倪仲

弘汪環谷道學之懿汪淳溪羅鄂州金尚書程泰之方秋崖方虛谷文
藝之盛汪尚書鄭師山節行之隆時移歲久故家子孫或失其傳日就
湮沒君悉力蒐輯條爲甲乙旁通午貫義例粲然故學士篁墩程克勤
文彩神峰冠絕一時獨深器重以爲絕倫其修新安文獻志及程氏統
宗會譜皆屬藁於君討論參考根極要領一時名流翕然慕尚又善筆
扎妙參鍾索金石之傳縑帛之記門無虛日性高潔寡慾不營資產蒙
童以初筮求我孜孜善誘膏澤之潤頑蔽日開嘗曰我無宦情及人之
功舍此其何旣徙澤富棲神物表含章內奧遐襟曠迹冥寄希夷高枕
柴門怡然自足蓋有不知老之將至者蒼龍乙丑歲在星紀遭命不造
一疾而終享年六十有五四方聞之無不痛悼曰天何不淑使善人無

壽娶朱氏子男六人龍馥韶護諱歆惟龍朱出余皆妾黃出女一適某
孫男一邦是年十一月二十五日龍等將奉君柩葬於歆南之師姑寺
衰經拜曰先人之友惟執事爲最厚敢以遺行累拜且泣不能起余亦
泣曰往余見司馬子長論閭巷之士欲砥行立名而悲其湮滅無稱非
近是手乃爲之銘

銘曰伯夷叔齊吾不得而見矣得見黔婁靖節可也黔婁靖節不可得
而見矣得見先生可也先生往矣余何觀矣丹崖素壁窀此一棺嗚呼
悲矣

弘治乙丑冬月旌德梅鶴撰

重修王氏墓碑記

正德戊寅春二月南京禮科給事中淳安王君如臯暨伯兄廣東按察使子言俱以內艱服除率厥族屬重修其世祖仁玉仁諒公之墓公乃唐貞元江西觀察使仲舒公四世孫也墓旣成子謨徵予言爲記以詔其後之人予嘗嘆世衰道微敦親睦族之化不行於天下久矣寃厥所由譖牒廢而敬宗保墓之義不明故也是故以一人之身傳之子孫歷數十百年代遠則祖遠祖遠則墓遠親盡則服盡服盡則情盡情盡則欣戚不相關如途人矣夫以世代之遠視如塗人固也至有派於一源生于一時或散而不相聚或聚而不相識如途之人者則又多焉豈惟塗人或視爲仇讎者亦時有之是何怪乎風俗之薄惡之至於此也然

則渙者合之滴者淳之族屬以序譜牒以明是保墓者所以不遠其祖之心也其爲孝也不亦近乎予按王氏譜以仁玉仁諒公爲宗公玉公隱德不仕世居徽州諒公仕唐爲鄂州唐年令其始居歙自萬公遷淳永平鄉舊淳與歙一道也故王氏之族居歙者多而淳則亦大以蕃仁諒公偕兄仁玉公合墓尚存徽城東七里豐村額山稅叁角以養公墓代不乏人其傳世信顯矣哉今子謨昆弟拜公墓而修之適有歙之汪某竊穴于側鳴于官而寘之法俾疆理之限彰彰然不可紊上與婺源開國男諱炎公者保墓敬宗之心先後則同其有功於世系者大矣跡其購石爲表築垣爲防建祠者舉祀禮也勒碑者著文獻也合異以聯族原始以起情族聯則序情起則思凡派自二公後而于淳于歙者皆

族也序在焉凡遡自數十世前而以欣以戚者皆情也思在焉序則有
倫倫則必睦思則有遠遠則復宗以永敬公墓是以永保王氏之澤其
有艾乎君子曰是舉也世遠而孝近矣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善而
曰類謂不獨已有之也子謨可謂能錫類也夫

正德辛巳春二月一日

賜進士出身資德大夫奉

勅叅贊機務南京兵部尚書前禮部尚書太原喬宇撰

賜進士出身朝列大夫南京國子祭酒前史官弋陽汪偉篆額

賜進士出身通議大夫南京禮部右侍郎月湖楊廉書丹

與士出... 大夫南... 大夫南... 大夫南...

與士出... 大夫南... 大夫南... 大夫南...

與士出... 大夫南... 大夫南... 大夫南...

與士出... 大夫南... 大夫南... 大夫南...

與士出... 大夫南... 大夫南... 大夫南...

與士出... 大夫南... 大夫南... 大夫南...

與士出... 大夫南... 大夫南... 大夫南...

與士出... 大夫南... 大夫南... 大夫南...

與士出... 大夫南... 大夫南... 大夫南...

與士出... 大夫南... 大夫南... 大夫南...

王進士伯恂公哀辭

載新安文獻志

汪蓉峰

王進士名詵字伯恂吾婺源之範溪人宋奉使曷之裔也才思俊逸人夙推服甲申領江浙鄉薦丁內艱戊子春試春官擬置魁選或以帝車賦黜之旣而自悔其誤交相咎責訪問謝過薦爲翰林編修辭以親老而歸壬辰春斬黃寇陷饒徽癸巳夏舉義設策應官兵以復郡邑退則講學于鄉里乙未冬寇復至乃應樞密院判哈迷之招往德興見之還喻巨室胡伯振從義寇覺之臨難不屈死之伯振亦遇害嗚呼如伯恂之俊發超邁人固罕及而終死于義其可泯耶仲魯旣不揆而銘其墓復爲辭以哀之其辭曰

冰潔兮日輝古鑑懸兮絕纖翳才華天造兮人力曷施清波芙蓉兮

王提刑汝舟傳

羅鄂州

王提刑汝舟字公濟婺源人生三歲而孤不好戲弄纔冠登第性豁達以風節自喜所不合不肯降色詞知舒城縣熙寧中歲洊飢推行荒政甚悉所全活不可勝計後知南劔州時沙縣獲強盜十三人已殺其魁餘十二人皆當死汝舟閱牘得捕盜官利賞增八其贓之狀三日而決皆免死以治行第一除知建州後又知虔州汝舟才力明爽治無劇易以惠利爲本摧伏豪強貧弱得職以故所至人安之三州訟者好傳律爲詞若不可破汝舟徐以恩義曉譬皆意折而去哲宗擢爲京東轉運判官奏對言厚風俗莫先于教養願詔長吏每月臨視學校教授當限年革少年新進及本貫人爲之又吏貪暴者殆出于天資今雖以此抵

罪纔替卽叙願永不令爲親民之官又言人戶典賣推割不卽併歸一戶官司失察遂爲詭名久益難曉故賦稅積欠者多臣嘗三爲縣令每因造稅二簿卽比對五等丁稅儻戶眼有多寡不同者以所剩戶數令人戶自首并令鄉書手照對收併一處供輸遂無挂欠亦省簿書之費願詔監司檢察若簿書整齊則無積欠之弊有補國計又請立法委監司視縣劇易令能否使易地因立法取願狀連書奏裁監司涉私者以違制論自京東移河北韓忠彥由北京入相汝舟欲暫還里託求江西忠彥至中書爲言執政皆以爲下遷不可忠彥曰王某以退爲進也朝旨降議市比珠奏言真宗時詔益州市錦六千匹知州趙稹止市千匹至天聖中仁宗因稹奏對獎其恤民臣元符初在京東准省符市錦未

幾移河北又拋買北珠一珠之直至九十四千陛下卽位之初聖政一新錦與珠如不可罷猶願詔有司損其數以留難得之錢少助經費疏奏卽日罷之又言河北小鹽產深冀邢趙洛霸所出甚微自元符二年令客人就所住州縣召保給據往買有往復阻節之勞以故多私買而諸場停積不售願只令就場召保又解池經水患未復請權以河北見積大小鹽通入陝西賣之自江西徙夔州路提刑告老而歸歷官十七任餘五十年未嘗有失閑居閱六歲安卧而逝年七十九汝舟內行修事祖父母孝繼祖母胡氏沒季父持喪百日而卒汝舟時在南劍上言諸父無在者臣以適孫乞解官接服以終三年下禮官議詔特聽之因著爲令始筮仕南豐曾鞏贈以詩曰身役簿書雖擾擾力窮文史尚桓

桓李清臣嘗勸習大科不願晚號雲溪翁有文百卷手所校書萬餘卷

...

...

...

...

...

...

...

...

...

王修撰愈傳

洪杏庭

王修撰愈字原道初名悰婺源人少敏悟年十四試于國學以腐草化
爲螢賦擅場冠多士後登第仕所至著善政令建昌歲饑民聚爲盜立
法賑濟所活數萬人諸司取會以功列薦于朝徽宗命中書籍姓名政
和二年任滿造朝賜對垂拱殿稱旨御筆改賜今名命知信州賜銀緋
奉乞回授父汝平有旨王愈父子並賜銀緋後不許援例宣和二年十
月睦寇傲擾東南陷杭睦歙處婺衢等州卽乘勝犯信愈奏用鉛山宰
王舜舉監鑄錢高至臨同治兵事賊攻城不得志稍退屯柳家都至臨
率銳士銜枚火其營賊狼狽走愈縱兵鏖擊大敗之縛其僞統兵賊遁
去上降詔嘉獎除秘閣修撰賜金紫愈奏疏極言憲臣張苑閩帥韓玘

等縱賊之罪時王黼當國舊與愈有隙掩其功改知嚴州上尋悟使還
 信州愈至築二室于城隅扁以示喜後樂摘詔中語也丙翰龍溪汪公
 藻為之記四年王黼猶媚前功乃諷御史擊愈坐是竄逐高宗中興呂
 公頤浩首以愈為薦盡還舊秩紹興二年起無為軍半載以老上印綬
 歸六年卒有文集若干卷

王黼... 紹興... 公頤... 浩首... 以愈... 為薦... 盡還... 舊秩... 紹興... 二起... 無為... 軍半... 載以... 老上... 印綬... 歸六... 年卒... 有文... 集若... 干卷

王黼

王黼

王大監炎傳

胡定菴

王大監炎字晦叔婺源武口人自幼篤學登乾道五年進士第調明州司法叅軍丁母憂再調鄂州崇陽簿時南軒先生張公帥江陵聞而器之檄于幕府議論相得秩滿授潭州教授以教養爲已責提學蘓詡補一學職炎辨之不從蘓怒欲易教武岡炎遂投劾出關諸生卷齋乞留不獲大帥李椿親出關挽之並車而回蘓悟乃以特立有守薦改秩宰岳之臨湘邑在蘆葦中蕭條特甚賦出無名會朝廷下蠲減之令條陳宿弊得旨歲減二千八百餘緡邑賴以寬通判臨江軍三攝郡政庭無留訟除太學博士遷秘書郎著作佐郎兼實錄院檢討官陞著作郎兼考功郎吳興郡王府教授又兼侍左郎官又兼禮部員外郎除軍器少

監主管武夷山冲佑觀起知饒州尋與部使者不合去改知湖州湖甲
浙右素號難理炎不畏強禦邸第貴介有撓政者炎注于牘曰汝爲天
子親亂天子法炎爲天子臣正天子法浙右人多誦之竟以謗罷再奉
祠積官至中奉大夫軍器監賜金紫嘉定十一年卒于家年八十一所
居有雙溪築亭寄興以白樂天自比所著書有讀易筆記尚書傳禮記
論語孝經老子解春秋衍義象數稽疑禹貢辨考工記鄉飲酒儀諸經
考疑編年通紀紀年提要天對解韓柳辨證傷寒論總曰雙溪顛藁初
著易解未竟疾革夜分祝天願須臾無死以成書卒如其言

按文公集與黃直卿書有僞學之章前此劉元秀力薦王炎作察官
之語今考雙溪傳及家集雙溪未嘗作察官也豈別一王炎耶

王伯武先生傳

汪路教

王伯武名偁號絕壑早歲穎悟師事胡雲峯炳文考明譜系作惇叙圖其族兄懋伯以八世祖墓地久爲富家產莫能復伯武以已田易而歸之博極羣書凡天文曆法象數江河海島山經地誌源委次第今古州郡地域疆理之異同禮樂名物度數之詳畧三代漢唐歷代制度儀文且夕討論圖象具列義疏備陳折衷以先儒之論而發其所未詳補其所未備積之旣久卷帙繁夥約之則以關於天者曰天象考麗于地者曰坤象考于朱子儀禮經傳通釋分類精究考論端緒而次集之傍至于陰陽醫藥百家衆技莫不悉載凡廿餘冊總題之曰格物編壬辰皆毀于兵休寧朱升素號該博凡制度疑難不通者必戒其徒記之曰將

以問伯武其推尊于當時者如此弟與字仲全自號容安散人刻礪清
苦身踐力到卒有所就鄉里稱為二難

...

...

...

...

...

...

...

...

...

王仲毅先生暨項余兩太恭人合傳

公諱一慶字仲毅歙南人也以子之策貴

覃恩

誥贈明威將軍公系出唐觀察使仲舒公後暨宋元明奕世軒冕聯子
姓蕃衍爲新安巨族代以文學孝友著名詳載史乘及郡邑誌中茲不
復載公父在田公少攻鉛槧以數奇不偶携諸子遨遊山左吳越間公
其仲子也公資賦岐嶷幼而俊偉秀穎里中長者預占爲不凡器雖從
先人習計然筴而心存惠澤時懷濟世之想故履境順逆不恒而處之
以平情御之以正理能使人心怡然冰釋諸務劃然刃解同事者每嘖
嘖稱羨以爲不可及焉蓋雖服賈而循循然不離儒宗氣象方天啓改

元始游陽羨彼中紳士挹公丰采咸締縞紵交繼賈嗟于浙公於鹺政
利弊洞若觀火當事每相引重國計裕而商困甦藉公力爲多且不欺
矜寡不畏強禦德望素孚當明之末年邊內二商構釁勢且莫解遇公
悉弭首聽約束受調劑焉向使公榮縮一綸爵居三事投艱遺鉅於以
宰割天下卽濟時之相曾何多讓而惜乎長才短馭識者深嗟世道之
不幸焉公少以孝友稱比長與元配項太恭人舉案相莊鷄鳴交儆時
人方之梁孟云母方太君旣歿而栝椽不忘時深飲慟逮奉繼妣金太
君生事終喪一如事方太君時父躋上壽爰構閒居俛逍遙以順適其
意及父捐館舍祖猶厝淺土公則廣延堪輿慧眼在嚙在野不靳貲力
以求且獨肩其任不以諉于諸弟至今馬鬣巍然蔭垂奕葉則公之遺

澤也玉友金昆友愛備至撫字猶子先業克光歲稷而捐貲賑乏宗族
閭里多賴舉火時有節婦無歸歿爲營葬親鄰姻婭苟有恙以告罔弗
應者此又公之溥惠也訓廸諸子諄諄以詩書禮讓爲先持躬謙抑重
道崇儒雖處素封不殊韋素公之大節克敦又如此惜乎年甫週甲梁
木遽摧于是未竟之業不得不俟之後人顧藐爾諸孤弱者齡甫及象
勺公元配項太恭人旣不幸蚤世所爲保抱携持悉繼配余太恭人是
賴太恭人熟籌于殉節立孤之事而勉爲其難矢栢舟之苦節法桑鳩
之平施冰餐雪幕歷四十載教育子若孫相繼成名他如贖俘掠育棄
嬰掩骼施樽重建淳祐橋梁種種諸善行皆子之策等奉母命而遵行
之罔敢隕越也固宜壽踰七袞躬沐

綸封督憲有慈孝節壽之旌親朋進德基兩集之頌勒諸浙誌永垂不朽
以為壺式歎今杭歙紳士艷稱王氏者以為子孫振繩甲第繼美維大
恭人之大造於王門抑諸嗣君能爭自樹立以式廓先猷要非仲穀公
積厚流光貽謀燕翼之隆不致此此以信彼蒼之報施善人固昭昭不
爽也濤與公徽浙兩地並同里閭對宇望衡又與殿揚歷代交遊世聯
姻好知公家世平生最悉故為志其大略而為之傳若云諛詞阿好則
吾豈敢

康熙二十八年歲次己巳季春知陝西鞏昌府成縣事同里年姻家
世姪吳山濤拜撰

王仲儀文集序

汪文節公

至正戊子冬澤民展省婺源再宿武口溪澣里士朱仲紀持王君仲儀文集請予爲之序蓋朱氏嘗從仲儀遊者因獲讀之撫卷太息曰博矣哉賦詩雜著歌行銘贊題序碑誌凡如千首大篇短章浩瀚明潔蓋其筆力馳騁若懸崖瀑泉一落千尺噴薄轟厯目眩心掉雖樵人野叟亦駭其爲奇觀也若鼓迅霆奮疾焱驅暑以解蘊隆執熱者莫不挹清涼以快適于一時也惜乎不以之黼黻鴻業被之筦絃以歌頌太平之盛遽止于斯爾雖然士求無愧忤于在我者遇不遇烏足計哉延祐初與仲儀同領薦書北上予上世居婺源長塗旅邸接話言之益敦里閭之好後竟不得再握手而仲儀永訣矣平生詞翰朱氏會萃靡遺固可表

見于世抑言爲文所以載道豈空言哉觀時思白雲二記凡人子于其親愉色婉容悽愴怵惕存歿慕戀之誠委曲詳悉發之無毫髮留蘊足以引孝思厲薄俗蓋無智愚無賢不肖同具此天有不可泯焉者噫予衰白滋甚生哀墟墓夙夜不忘使仲儀猶在當相與三復斯文痛哭流涕念罔極之恩而雪無涯之戚矣

宋潛溪曰汪公爲文不事絺章繪句而義理自足

可軒公像贊

環溪族弟前山居士應禎

此先師可軒伯兄宗器先生之像也其軀昂昂其貌堂堂巾服古雅氣
益春陽逍遙乎葛天氏之世徜徉乎無何有之鄉躋箕裘之克紹續一
脉之書香徙居之舉吾宗之光烏乎此西皋王氏不廷之始祖千古伯
仲而齊芳也邪

南山堂理書作贈可軒

篁墩程敏政

敢道勲名似鄴侯牙籤三萬偶同籌古人可作惟香蠹坐客相驚顧汗
牛宦海本無經濟策硯田聊爲子孫謀老天玉我成書癖莫怪從今不
下樓

贈西皋老人吟

西皋老人七尺長編草爲衣麻作裳短髮慵梳面慵盥搨搨閉戶攻虞
唐秋風放歌入城市背負花瓢足拖履羣兒拍手攔道呼賀老顛狂無
乃似邇來卜築江之村烟霞泉石供朝昏作書招我相料理兒女滿堂
開酒樽半酣引我步林樾花卉森森總清絕白鶴高棲松杪雲青猿倒
飲波心月曳杖東西心轉閒宛若身遊濠濮間卽此題詩可終老何須
更度玉門關西皋老人人不識廊廟之姿老蓬華我欲扳之恐難卽臨
風一笑楚天碧

沙谿汪本書于西皋之可軒

守宜公暨孺人陳氏像贊

惟翁抱性忠信真醇泉林高尚古之逸民單矣宗範不媿鄉評天作之

配閭壺儀刑子孫瞻仰家聲是承積善餘慶百代繩繩

弟寅拜書

樂山隱君像讚

有美斯人天篤其性醇樸忘機溫恭無競族里罔間孝友是敦蚤遊吳越中運載亨晚尚林壑永謝塵俗訓子詩書貴以式穀年近上壽持德保名蒼蒼者眷慶延後昆

樂山翁仲房侄行也真有古昔流風予素重其人今瞻其像宛然如見乃欣然爲題此讚使後來者不獨知君徒以其像耳

用彰公小像贊

十嶽山人寅

吾宗若子天篤其性旣曰慧敏復焉敬慎修行敦倫早協鄉評學宮通

籍易擬青雲一試不第奇疾不起春日嚴霜芳蘭遂萎幸哉遺孤一脉
以延有美後昆書劍永傳

十岳山人寅書

殿揚王君五袞壽序

大學士

黃

機號

雪臺

新安多魁奇磊落慷慨自重之士與四方君子縞紵定交應捷桴鼓如
鄒魯矜文學燕趙稱節概而能以文學徵實行節概功名者亦以新
安之士爲多吾昔與嚴侍郎顥亭姜京兆定菴酒酣秉燭述古今人物
嘗以束修勵行恭謹自守則慮其緩於應變若乃奇偉沉塞如高山峻
嶺龍吟虎嘯噓風吸雲變化莫測則又慮其騁於規矩侍郎好獎植後
進每見一善一長輒咨嗟不去口而京兆錙銖衡量不假尺寸人被侍
郎容接如春陽着物頓生光輝而入京兆之採擇驚爲玉壺金鏡不可
妄冀兩賢取舍不同而咸以新安王君殿揚爲賢甚矣新安之多奇上
而殿揚尤不可及也殿揚之事太夫人也孝其教季弟也友一門之內

承顏色候起居雖鄒魯所言質行者皆自以爲不若少立然諾排患難
有袁絲季布之風家素封甲郡中讀書知大義明去取凡郡中有大事
必以殿揚爲斗杓甲寅乙卯之際蠕動蠶起

王師駐節閩廣間凡流離播遷貧不能自贖者殿揚必奮身出橐中裝
往濟之必得當乃已其好行其德不務人知如此余嘗謂

國家立文武二科皆求有用之材以上

朝廷下安黎庶者也而往往岐而二之工筆墨者急簿書挾鞬鈴者事技
擊遂使

國家無事之時競飾車馬縱談笑至英雄濟世之士咸老於污坳沮洳之
間及其有事也則疑三至六術五權之言舉不足信而或責之刁斗步

伐之末蓋末世之用文武事歸於兩敝者皆不察其實而徇虛名爲可
嘆也殿揚少工應舉之事長而策名於司馬遂思以功名顯然其立身
也以孝謹名所爲恂恂如處子者也燕居無事時與故人契濶談讌投
壺雅歌輕裘緩帶似無意用世者閩浙初定之會奔走車塵者束手嚙
指以兵間爲諱而殿揚命子獻斯屬弓矢執橐鞬以從且語之曰汝當
勉於報君無以家爲也獻斯守其父訓奪巖關截要害八閩之外榕江
荔浦以枕席上過師斯亦奇矣老謀雄畧身未及試而先驗其子則殿
揚所樹立概可知矣昔者鄢陵之役有曰好以暇好以衆整衆整人所
知暇則人不及知也而晉文之舉卻縠則曰說禮樂而敦詩書夫詩書
禮樂古聖人以之守天下亦以之定天下者也吾於殿揚庶幾見之乎

殿揚於今年年始五十余姻家戴訥菴率孫倩天如徵余言以爲壽余
惟明友相訓定之語時誌結禴衣帶以奠不忘居恒思得魁竒磊落之
士而與之言天下事今乃幸得之殿揚且以徵吾友之有定識殿揚侍
郎所取士而師事京兆者也余忝奉

朝廷溫綸不敢須臾自暇逸於其壽也記吾友之言以祝昔之言名將者
少則去病老惟充國殿揚比充國之年則已少矣然則此何足以概殿
揚耶殿揚不日將拜

帝命推轂誓師以掃除廓清爲已任則將有滇黔鏡歌以鳴我

國家將臣之盛余老矣舐筆吮毫尚能協律呂補鼓吹以進百年之觴殿
揚以余言爲何如也

新安太原婺邑武口希翔公派文集

見張南軒先生書

雙溪公 諱炎

炎聞少事長賤事貴不肖事賢有願見之心不可有亟見之意外不失人內不失已然後其道兩盡是故學者謹之三揖而進一辭而退古人於去就之際有義以權之禮以爲節也炎幼而學學而仕非爲道也而出於爲貧是故浮沉於下位不敢求當世君子之知而敷文劉公惠然顧之衆人之中引而進之炎之所以事劉公者有公事而無私請劉公亦察其粗能安於分義也而以不肖之名聞於下執事執事者以劉公之言爲信以炎爲可教也亦引而進之炎於是踴躍一來其意以爲學問而非敢有他求也炎嘗聞學聖人之道若顏子曾子則見而知之若

孟子則聞而知之。孟子之後，道之正統絕而不傳。由漢以來，士非不學，而所以學者，不以章句，而以言語。文章章句之學，膠於陳言而不知古人之用心，其以言語文章爲重者，亦未能入聖人之門而窺見其奧也。今世論道學之傳，學者往往曰：自孟子之後，漢有楊氏，唐有韓氏，然楊子以言語求道，韓子以文章求道，惟以言語求道，故爲法言曰：吾以擬論語也。爲太玄曰：吾以準易也。無西子之美而效其頰，亦增其醜而已矣。惟以文章求道，故爲之說曰：易奇詩葩，盤誥磬牙，而春秋謹嚴，與莊騷太史一槩論之。六經之旨晦矣，且言語非不可以求道，而道則非言文章非不可以求道，而道則非文。何者？不落其華，不探其實也。炎之所謂學者，不過舉子事業云爾。言語之辨也，文章之工也，而其技極矣。道

則未之有見也夫易始於伏羲明於文王書始於堯舜詩始於商周而春秋筆削於夫子方其未有易書詩春秋也而禹臯陶伊周之徒其學何從得之數君子者爲聖爲賢靜而正心誠意動而開物成務天下之故不能眩其所見之明成敗死生不能搖其所立之固也則其學固有超乎言語文章之外而得之心傳默受者矣反而求之心索之以思茫然其未有得也故願見先生而請益焉炎以爲學道者其始必有所傳而其終有以自得之有所傳者學之方而自得之者其至也孟子之學傳於子思子思傳之曾子曾子則親見聖人而師之一貫之妙夫子不以語門弟子雖賜之達不與也而獨以告曾子曾子曰唯一唯之外曾不容聲而門人問焉乃以忠恕語之忠恕非一也非一則曷爲語之忠

恕非一而可以入道故也子思之所傳者忠恕爾曰中庸曰至誠子思有以自得之孟子之所傳者中庸爾曰盡心曰養性孟子有以自得之故曰自得之則居之安資之深取之逢其原而自得實難其入有門則其初不可無傳也蓋自孟子之後道之正統絕而不傳二程先生鳴道於伊洛之間則道之正統絕而復傳今世語伊洛之學者非無其人然其下者不見於踐履其高者未免於差也夫不見於踐履則言遠而旨近似達而實蔽而不免於差則將以明道適以害道而已矣先生之學其傳之也得其宗其行也力其守也篤其自信也堅此今世學者之指南也語曰君子食無求飽居無求安敏於事謹於言就有道而正焉夫學者於其所見毫釐有所必計懼其差也故必卽有道者正之况未有

所見者而可無以發其曠曠乎炎爲舉子時迫於伏臘之不給甘旨之
無以奉親也而假館於他人之門得學之功十三及出而爲吏雖不敢
一日捨學而嬉然有公家之事食其食亦不敢苟也而得學之功十一
今將挈其孥以歸杜門却掃於歙山之陽早作夜寐以求增益其所未
能策勵其所不逮是故願一見先生以發藥其愚夫隳括多枉木不然
則不直良醫多病夫不然則不瘳聖賢之門來者無絕法也先生以爲
可教而教之則幸矣論十篇以爲贄固以占其是非也詩曰高山仰止
景行行止先生之道四海之所尊仰也詩曰中心藏之何日忘之先生
肯賜之教誨之言炎不敢不奉以周旋也干冒台嚴不勝悚懼

有想之然由之自也

景谷谷止大半之四

而然之限學與前十

順不立其習之味大

翁策圖其也不出異

今限學其學以領林

一自命學而歌然有

無以奉縣也而外論

也景清而何無以發

婺源新開吳渠記

提刑公諱汝舟

婺源爲邑居山溪之間邑中崗阜蟠薄相倚如掬掌焉縣治所當其中而地勢東北極高夏秋水潦暴集貫縣牆而西歲歲補其缺終不可以久完非獨民居墊圯而府庫狴犴多在東序直牆所缺處庫無穿窬狴無逸囚特天幸爾紹聖戊寅三月宣德劉全美來治縣事問邑人莫不患此皆以爲無如之何乃行視得葉家坳者在縣之與隅可以通東北之水然議者疑以爲高而不可通或以爲其下有石而不可鑿至欲沮之則以爲民居不能無所害而全美獨不恤此遂塹以爲渠隨地勢之高下而淺深之淺則斃而爲露渠深則斃而爲晦渠不浹日而成無費於公而不擾於私衆水自東北趨溪無壞牆之患民獲安處無墊圯之

虞陳年之弊一旦革去人始休然以獲無窮之利全美辭學治行爲時
聞人將推其所蘊以見於世或者以謂邑之利害蓋有大於此豈足爲
全美道哉予曰不然天下之事能大者固可以兼小未有小不治而能
大者也全美之不忍於此則其大者將繼今以觀焉邑人欲記其事故
爲之書是年五月改元元符八月二十一日朝請郎前知虔州軍州事
兼管內勸農事提舉南安軍南雄州兵甲司公事借紫王汝舟記

醉經堂記

雙溪公

諱炎

士志學必志乎道六經載道之器也故志乎道者其學自經始而今之學非古之學也士方未得志時取聖人經伏而讀之蓋心乎富貴利達也師弟子之所討論訓詁之所解釋與夫出以爲新意者例皆求諸其言而以爲議論文章升於鄉試於禮部策於廷幸而在選衆必指之曰是通經者也而其人亦以是自居吁吾不知夫聖人作經其果爲後世求富貴利達者設歟不然則以言語求經是守古人之糟粕也古人之得志不忝不得志不戚蓋進有以行是道退則以善其身能於經有得者也而今之富貴利達者未必能是其窮而在下者未必不能是以窮達論學術君子不與也吾里程君彥信隱居以自晦固非亟於利達者

其人明白簡易不見圭角不立町畦以其行於身者率子弟故其子弟多良而又篤於學儲書於堂榜之曰醉經屬記之以識其意炎曰是不可不記嘗聞聖人之經其法簡以嚴其文約以典故學焉而易知其言淵而微其味淡而不可厭故易知而難窮習之不熟思之不精切磋琢磨之不久藏脩游息之不誠經之味能無涵泳啜齏也予知程君訓子弟於學者有本故願爲之記因并書其爲學之方以告其子弟而於富貴利達在所不論非禁其爲彼而強其爲此也熟於經而有得於道祿在其中矣

送張以道序

菟菴公諱儀

儒之名考于二代未有也周官始以儒叙于三聯治道存焉太史公乃以列于九家則謬矣于是漢唐儒林以貨殖遊俠文藝方術諸傳相先後世愈降習愈卑于人物中離儒自爲一輩學者不喻亦悻悻自好曰儒嗚呼儒果如是乎臯夔稷契唐虞之儒者也伊傅周召商周之儒者也其事業可見矣孔孟之道不行于時垂憲立教以淑萬世近代周程張邵諸子五六大儒又從而廓明之學者乃復知儒之爲貴而昔之與貨殖遊俠文藝方術諸傳先後而雜見者非儒之至者也班固贊董仲舒大業潛心後學有所統一爲郡儒首唐史贊退之排二家比孟子距楊墨功與齊而力倍之學者仰之如泰山北斗尊之至矣然皆自爲列

傳不入儒林蓋知其不可以當世之儒視之也方今郡縣有儒學學有儒官坐臯比談六藝學者之師表也可以謂之儒矣而儒術之不同王張有世好以道予兄弟也將往教當塗故以是屬之予昔居南山下去以道不二里時杖履衝風烟論文字今雖契濶故意猶在况贈言者不貴誕而貴有聞非以道其孰與言哉

平川樓記

菟菴公諱儀

平川朱伯時父號也又以名其樓伯時族大且蕃聚居若城邑非他無樓也登焉以望則南夔北棟逼塞近乎前欲求膚寸之隙少放其目而不可得夫如是尚何取于樓哉惟伯時負山而居據其爽塏固已廓然謝湫隘挹高明而是樓也又傑出乎所居之表自堂而視其後隆隆相延皆山也自樓而步其左右綿綿如大塗不知其爲山也故一登樓而心曠神豫恍然得所未見焉伯時屢與予倚徙其上而亦每爲之忘去記之請其可辭乎夫天下莫不有川也東南之川常不峻激而平然一過于平則土必厚淵必深野必夷望必遠草木必茂生齒必繁故凡川之平爲貴今伯時之里淵多魚野多稼居人成聚百年之木參天而視

其川爲最平伯時取以自號固已獨會其旨又爲是樓以極眺望使一方之勝不下裨席而盡得之川之外雲山烟靄淡與天際如臥吳山而對西興如倚平山欄檻望江南空濛一視飛鳥去來曾何計地上之丘陵險阻也復以自號者而名其樓誰曰不宜方昔之未有斯樓也則比屋之樓廬若在若伏若偃若投吾獨遠覽而莫或與爭是知處物不可以不平而自處不可以不高處物不平則物有憾于已自處不高則已無異于物伯時旣以川之平處物矣于樓也又見其自處矣此衆人所以不及也苟以吾說爲無戾于道則有不法川而平不賴樓而高者伯時坐進乎此宜別有勝賞在豈惟是記哉

碧環亭記

菟菴公

諱儀

凡狀山川草木天宇烟雲之色而寄興于悠遠者多曰碧夫碧與青相似而不同均是物也近視之則青遠視之則碧秋物多碧氣清而視遠也董君直卿作亭于溪園之上扁曰碧環內之苔蘿竹樹外之雲山烟水極目四周籠以天宇千品萬彙混爲一碧而是亭也宛然處其中跬步戶庭而寄興甚遠客每爲予道其勝如此董君子故人也乘興過之見不暇揖卽握手造亭上則日向莫烟檣盡泊沙鳥已歸俄而魚火出沒道側洲尾蒼茫掩靄無所寓吾目矣夜何其而酒半起憑欄臨絕岸茫如虛空大星璀璨影落潭底風露清寒迫人不知身世竟在何許返垂箔更燭極歡乃罷因謂坐客世間好景何限役于聲利權勢之場者

不知也其或厭卑濁而務超遠則又絕群離類去而放于江湖之外二者相視有間矣而皆未免于有逐也必其無逐則彼衆人之所役固不足爲吾病雖江湖之放浪亦可以無去莊生云樞始得其環中而以應無窮自謂足以齊物矣而猶有應也若董君之悠然弄是環也又且何應哉昔秦隴山澤間有散人焉碧瞳而綠髮輕舉而不老世皆以爲異無他由其飲食呼吸寢處躡藉不離乎山澤清淑秀潤之氣灌徹骨髓與之俱化而不自知也使予捐絕世故與君遊于是久將不爲異人乎客皆大笑絕倒主人悠然若有會于其意請書而記之

秦隴山澤間有散人焉碧瞳而綠髮輕舉而不老世皆以爲異

秦隴山澤間有散人焉

秦隴山澤間有散人焉

郊祀議

雙溪公 講炎

郊祀國之重事也先王之禮猶可以考之于經而諸儒異論者經之所著不同也蓋其不同者有四郊丘之制也天帝之號也天地分合之異也春冬時日之差也郊丘之不同者有三周官謂之圜丘戴記謂之南郊又謂之泰壇鄭康成之說曰祀昊天于圜丘謂之禘祀五帝于南郊謂之郊而泰壇無說康成之言非也兆于南以就陽位于郊故謂之郊夫子嘗有是言矣王肅曰築丘以象天體是謂圜丘圜丘人所造也是謂泰壇兆于國南是謂南郊然則南郊也圜丘也泰壇也其名有三其實一也天帝之異有三曰昊天曰上帝曰五帝天洎五帝爲上帝孔安國之說也天爲昊天元天爲上帝五方之帝爲五帝鄭司農之說也孔

鄭之說質之於經固已不合而鄭康成則又曰昊天上帝者天皇大帝也五帝者始於青帝靈威仰終於黑帝叶光紀也以緯亂經雖不辨可以知其無稽于徧覆無外故以天名主宰造化故以帝名在書言類于上帝而又言告于皇天在周官以爲禋祀昊天上帝知昊天上帝一而已矣是故詩書所載有皇天上帝之言有昊天上帝之言而周官始有五帝之名夫上帝至尊無二而有五帝何也上帝天帝也五帝五人帝也何以知之以周禮而知之掌次大旅上帝則張毳案朝日祀五帝則張次上帝在朝日之先五帝在朝日之下則五帝非天帝其證一也宗伯兆五帝于四郊四類四望亦如之郊兆于四類之先則五帝非天帝其證二也司服祀昊天上帝則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旣言上帝又

言五帝則五帝非天帝其證三也呂不韋之月令嘗言五帝矣春則太
皐夏則炎帝秋則少昊冬則顓帝夏秋之交則黃帝不以五帝爲天也
魏相之奏亦詳言五帝矣太皐乘震炎帝乘離黃帝乘坤少昊乘兌顓
帝乘坎亦不以五帝爲天也秦漢間言五帝者皆五人帝而已其說必
有所從受也古之祭天者主于上帝其配以祖周公旣成洛邑用牲于
郊牛二其一帝牛其一稷牛夫禮簡則嚴嚴則敬是故事天所以報本
尊祖故以配天嚴敬之義也合上帝與五帝而謂之六天則近于誣矣
天地分合之異先儒考于經者未審也春秋傳曰天子祭天諸侯祭土
尊天而親地隆殺固有辨焉猶之宗子祭父支子不得祭父而可以祭
母父尊故也天子祭天諸侯不得祭天而可以祭土天尊故也古之祭

地者有社則又有大社大社謂之冢土未有北郊方丘之名也社祭土
主陰氣也祭帝于郊以定天位祀社于國以列地利而子思曰郊社之
禮以事上帝明地不可與天相並尊天之義也周官論國之神位左祖
右社此王社也澤中方丘此冢土也此古人所謂大社也書謂之冢土
禮謂之方丘而戴禮謂之泰圻圻則方矣其名有三其實亦一也至漢
匡衡乃有南北郊之說則失先王尊天親地之意矣新莽始有天地合
祭祖妣並配之說則失先王之意益甚矣雖然莽之說因周頌之言而
失之也周官夏日至祀地于方丘冬日至祀夫于圜丘則曰此天地分
祀之證也夫春夏祈穀其詩爲噫嘻祈有二祭而所歌者噫嘻一詩也
秋冬報其詩爲豐年報有二祭而所歌者豐年一詩也昊天有成命之

詩可歌以祭天豈不可歌以祭地乎以先王之行事質之武王東伐告于皇天后土矣告于皇天則類乎上帝是也告于后土則宜于冢土是也是天地未嘗合祭者一也周公之祭于洛邑丁巳用牲于郊戊午社于新邑是天地未嘗合祭者二也以武王周公之行事而求其制禮之意則天地未嘗合祭無疑矣冬春時日之異則戴禮之言失之也其言曰郊之祭也以迎長日之至又曰郊之用辛也周之始郊日以至而繼之以卜郊夫曰至而郊周禮也卜日用辛魯禮也雜周魯之禮兼用之而郊之時日素矣蓋周人之郊有二皆無所用卜日至而郊報本之郊也故其禮行于一陽之初復啟蟄而郊祈穀之郊也故其禮行于農事之將興制禮之意坦然易明戴記言周之始郊正月以日至其日用上

辛吾是以知其合周魯之郊而紊其時日也諸儒異論爲禮經之蠹者
多矣去其異論之蠹而究其禮經正經雖殘缺禮意則固可知已

宗子論

雙溪公諱炎

仁義人道之大端也仁莫重于親親義莫嚴于尊尊下洽子孫旁洽族屬親親之道也上正祖禰尊尊之道也祖遠而易忘族散而易踈先王于是因仁義而爲之節文故禮必有宗所以繼祖于上而合族于下也諸侯不敢祖天子不可以二至尊也大夫不敢祖諸侯不可以二一國之尊也是故諸侯之世子繼續爲君世子之昆弟同所出者爲適子異所出者爲庶子而適子則先君之別子也曷爲謂之別子不得禰其先君也曷爲不得禰其先君公廟不可設于私家也是故旁出者以是爲始故曰別子爲祖別子之適長君命其族人宗之故曰繼別爲宗別子之庶長子與庶子之庶長子其兄弟宗之故曰繼禰者爲小宗宗之爲

言尊也上繼祖禰是故族人尊之也祖者本也本不可二大宗一而已矣此百世不遷之宗也故曰宗其繼別子之所自出者百世不遷者也而小宗有四其所繼者禰祖曾高此五世則遷之宗也故曰宗其繼高祖者五世則遷者也夫親親者以三爲五以五爲九骨肉之戚主于恩愛以爲仁因其遠近而辨其等差以爲義而又修其節文以爲禮自斬衰三年而殺之四世而總五世祖免而服盡則宗易宗易則祖遷昭穆之疎且遠者不復可相屬也是故有百世不遷之宗明祖禰之正體也均公子也而正體以適爲重有適而無庶則有大宗而無小宗有庶而無適則有小宗而無大宗所出惟已而已則無宗亦莫之宗是三者公子未必皆然君命其大夫士之庶者使宗其大夫士之適者儻適子非

此一人適長必有君命然後爲宗此則宗道之正也是故有適而宗適此大宗也其服齊衰九月其母之服如小君其妻之服齊衰三月無適而宗庶此小宗也其服大功九月而其母妻無服夫爲之服者敬宗也敬宗所以尊祖也齊衰之服重大功之服輕大宗繼祖小宗繼禰而不得繼祖是故降殺其服所以致察于大小之辨也庶子不祭祖禰其祭必于宗子明正體之重也庶子不繼祖禰故不爲長子斬尊正體而不二其統也適子庶子雖富貴必以寡約入宗子之家衣服車馬獻其上牲獻其嘉若非所獻不敢入宗子之門以祖之正體爲尊且重不得以爵祿加之也宗子爲士庶子爲大夫大夫則有廟矣而以上牲祭于宗子之家祝曰孝子某爲介子某薦其常事不可以爵命之貴賤而混適

庶之辨也宗子去國庶子爲大夫而居者其祭謂之攝主祝曰孝子某使介子某執其常事不厭祭不旅不假不綏祭不配不歸肉避正主也其無爵而居者祭則望墓而爲壇宗子旣沒告于墓而後祭于家不可遽以庶而代宗也夫總之爲服之窮也袒免之爲無服也自是以往踈矣昭穆各以其屬相從宗則一而不變也繫之以姓而弗別綴之以食而弗殊雖百世而尊卑長幼親可叙者以有宗也故曰尊祖故敬宗敬宗故收族公族異于庶姓而仁義行焉人道竭矣後世宗子之法旣亡非總麻之服相視幾如路人冠婚不共其喜喪葬不共其憂又稍踈焉則昭穆不復可齒是無類也譜牒不存則曾高而上不知其世系之所自出是無本也仁之薄而遺其所親義之失而忘其所尊禮之廢而無

以爲仁義之節文公卿大夫之貴莫能繼祖而收族也其流及于庶人
人情日薄風俗日壞又何怪焉

黥布論

栗里公 諱霖

薛公論黥布之反曰是固當反往年殺彭越前年殺韓信自疑禍及身故反耳其意謂高祖薄待功臣不能保全終始以至黥布疑懼此言固切于事情而曰是固當反則過矣君臣之義與天地並天地不變則綱常倫紀亘千古而不可紊者也昔郤錡欲攻晉公郤至曰人所以立智信勇也信不叛君智不害民勇不作亂又曰待命而已當是時厲公方欲殺之滅亡之禍近在目前而其言猶如此况高祖之于黥布未有纖芥之隙乎韓信自誅彭越自醢于布何與爲布之計用之則盡心而前不用則奉身而退守吾忠誠安吾義命則何疑懼之有張子房辟穀願從赤松子遊善處功名之上者也郭令公讒謗百端詔書一紙徵之無

不卽曰就道善處功名之次者也黥布近不能爲張子房獨不可遠爲郭令公乎不知出此而乃爲反謀其取禍也宜矣吁謀反布之罪也當反之言薛公亦不能無罪焉

周禮考

雙溪公諱炎

周官六典周公經治之法也秦人舉竹簡以畀炎火漢興諸儒拾于煨燼之餘藏于巖穴之間其書已亡而幸存漢既除挾書之律武帝時六典始出帝不以爲善作十論七難以排之藏于秘府不立于學官其書雖存如亡夫天下之治不可無法猶之爲圓必以規爲方必以矩爲平直必以準繩六典之書備焉武帝之志欲馳騫于規矩準繩之外雖四代之書且以爲朴學而弗好其于周禮何有立論排之宜矣東都諸儒知有周禮而其說不同以爲戰國陰謀之書者何休也以爲周公致太平之迹者鄭康成也六官所掌綱正而目舉井井有條而詆之以爲戰國之陰謀休謬矣而康成以爲致太平之迹其說亦未然也治法至太

平大備而所以致太平者不專係于法之詳也周公輔政管蔡流言不安于朝而之東都及鴟鶚之詩作金縢之書啓然後成王迎公以歸既歸之後伐管蔡作洛邑遷殷民管蔡既平殷民既遷洛邑既成公則歸政于成王矣當歸政之時成王蒞政之初淮夷猶未定也而况公未歸政管蔡未平殷民未遷洛邑未成雖有六典安得盡舉而行之成王卽政巡侯甸伐淮夷中外無事還歸在豐作周官之書以戒飭卿士大夫則周公之經制蓋施行于此時吾是以知六典之法至太平而後備非用六典能致太平也夫爲治有定法天下無定時時異則法異雖堯舜禹相授以道法亦不能無損益也分畫九州堯之制也至舜則析爲十二州分命羲和堯之制也至夏則羲和合爲一官聖人察人情觀世變

立法經治雖不可變古亦不可泥古此周公之意也而讀周禮者至今不能無疑王畿不可以方千里也五服不可以分爲九也三等之國不可斥之以爲五也井田之制積同爲成積丘爲縣都內外不容異制也或者見其可疑則曰周禮非周公之全書蓋漢儒以意易之者多矣漢儒之言周禮誠不能無失然亦不敢遽變其意也考之于經見其可疑舉而歸罪于漢儒豈得爲至論哉且夫禹之五服服五百里各指一而言之故東西相距而爲五千周之九服方五百里則以其方廣言之東西相距其地亦止于五千又何斥大封域之有且梁州之地職方所無周公豈不能復先王之故土而治之然不在封域之內者務廣德不務廣地可知矣言其斥大封域而爲九服考之不詳之故也周之洛邑雖

曰天地之中北近大河東西長而南北狹不可以規方千里然溫在今之河北下陽在今之河東皆畿地內不以河爲限也若曰洛在河南不能規方千里則商人之都在河北涯邦畿千里何以見于商頌則言千里王畿之非實者亦考之不詳之故也井田之法凡九夫爲井皆以成田言之溝洫道塗不與焉內而鄉遂外而縣都其法一也然在鄉遂則自一井積之方十里爲成又自一成積之方百里爲同所以言鄉遂授田之數也在家邑則自一井積而爲邑爲丘爲甸四甸爲縣四縣爲都所以定公卿之采地也鄭康成不察內之成同外之邑都皆自一井積之見其廣狹不同而以爲井田異制又爲之說曰一甸之地旁加一里以爲成一都之地旁加十里而爲同此康成之誤有以汨經之文而遂

謂先王井地之制不應內外異法此又考之不詳之故也若夫三等之國分爲五等則周公之意蓋逆慮世變而求有以制之也唐虞之世天下號爲萬國然強則肆弱則屈敵則爭于是迭相兼併至周之初宇內不過千八百國則向之萬國社稷丘墟十七八矣周公于是欲分而爲五等自公以下所食之地少附庸之國多欲其以大比小以小事大庶幾可以小大相維然必建邦國之時方定其地初非取先王已制之國盡從而更張之也蓋周公雖定六官之制亦度時措之宜而行之蓋有定其制而未行者矣亦有已行之後世隨時而變者矣定鼎郊廓謂之建國以爲民極然成康未嘗都洛幽王之敗周始東徙此所謂定其制而未行者三等之國分爲五等法雖立而未行亦此意也五刑之罪二

千五百穆王變爲祥刑凡三千條穆王去成王未遠也然不用周公之法呂刑一書夫子蓋有取焉此所謂後世隨時而變者也周禮猶有可疑者先儒蓋未之疑也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且祀昊天于南至服裘爲宜祀黃帝于季夏盛暑之月而亦服裘可乎王摺大圭又執鎮圭以朝日以考工記考之大圭其長三尺杼上葵首鄭康成謂玉方一寸其重一斤若圭三尺其博二寸有半其厚四分則其重殆三十斤而玉能摺之乎王乘玉輅建太常維者六人服皆袞冕夫袞冕王與上公之服也維太常者徒行車後乃亦衣龍袞與王同服不幾于尊卑無辨乎太宰六官之長也其屬六十而內小臣寺人九嬪世婦女御之職皆與焉以天子之正卿而宦寺宮妾悉爲之屬不已褻乎

天官既有世婦春官又有世婦且曰每宮卿二人謂之婦則不得以爲卿鄭康成乃曰如漢有長秋亦以士人居之夫士人爲卿則又不得詣之婦矣且王后六宮而天子六卿若宮有二卿則卿十有二人何其數之多邪周禮一書今學者所傳康成之訓釋也則康成可謂有功于周禮矣雖然六官之制度以康成而傳亦以康成而晦蓋康成之于經一則以緯說汨之一則以臆說汨之是以周公之典其意不得不晦也周公之典旣晦是以學者不得不疑也吾故表其說以待來者考正焉

進易解表

雙溪公 諱炎

韋編淵永非淺識之能通斧展天高覬邇言之致察妄陳末學上竇聖
聰竊以道載于經易爲之祖馬圖示象羲畫成文首開天地之秘藏微
顯帝王之妙用六爻以變乃分西伯之二篇八索旣除迭有東家之十
翼發揮不隱垂示無窮幽至于行乎鬼神顯足以措諸事業遭秦虐政
僅爲卜筮之書在漢諸儒未達乾坤之蘊末流浸甚本旨俱亡雖竭心
思各持臆見京孟失之譎詭是生識緯之端王韓矯以清虛偏雜老莊
之說紛紛如是泯泯至今欲扶正學以示人亦有先儒之名世然繫辭
精矣可信而翻疑且互體昭然當詳而反略或說明而反淺或語約而
理偏通于數者不及玩辭釋其辭者又迷立象自出新意乃押闔以爲

奇兼拾舊聞復支離而多鑿微臣何者獨學無師念先人老死于窮閭以經術竊傳于諸子因斯憤悱晚益鑽研味微言于六十四卦之中望先聖于數千百年之上參之衆說折衷良難斷以已私顓門何取閱朝華之易謝歎春木之方苞卦有畫則其象具存象有意則非辭莫達是謂以蠡而測海烏能得兔而忘蹄幸世道之交興逢聖明之有造微如爨火何裨日出之輪動以震風亦發地鳴之籟茲蓋伏遇皇帝陛下體乾精粹用賁文明比附得民鼎新凝命悅親有道率由豫順之和接下思恭務盡謙光之美升羣賢而交泰畜萬物以由頤節不傷財旅無留獄飭法于豐亨之後除戎于萃聚之時善皆出于中孚動不聞于小過以成大有之盛而消未濟之憂行三聖之所傳莫非自得笑九師之甚

陋安用多談尚蘄盛德之日新不恃成能之天縱臺臺政機之少暇孜孜經幄之多聞旣知矣而重知故聖焉而益聖仰望虎生而文煥學兼極于高明俯惟馬老則智專見終慚于精博第大道或存于稊稗而先民亦采于芻蕘成篇頗極于辛勤敷奏覲塵于乙覽持周璞而過鄭賈本自堪嗤用燕說而談郢書或能偶中

登第後謝舅汪公仲和啓

雙溪公諱炎

纔知丁字詎能起于儒家濫玷乙科實借輝于母黨未及造門而謝遽
厯飛翰之頒靜言思之得罪多矣重念炎天資陋甚生計蕭然無負郭
五十畝之收烏能糊口雖插架三萬軸之富何足謀身自傷偃蹇之蹤
敢有飛鳴之望偶緣天幸獲廁時髦茲蓋伏遇舅長學探根源識精藻
鑑調生子必過其父固悞深知然非舅安有此甥亦由餘庇炎敢不銘
心自勵銜德無忘題進士科名已覺僥榮于此日成外家宅相敢期振
跡于他時過此以還未知攸措

抱于山林雖北風未吹於樹

心自飄蕩無亦願士修谷以是為樂于北日如秋寒字味頗眼

識晴坐于山巖其父因與采味於山巖矣青北地亦由竹出矣郊不

煩亦乘船之望山綠天幸蘇佩和景茲益為愚復具學界外感離離

瓦十端之妙高道離口翻辭樂三落碑之富何只悲良自謝謝之

孤旅前之冠翰言用之擗難痊矣重念炎天資國甚生指蕭然無負

蘇味丁年晴道步于備寒豈由之林實昔戰于山巖未及登門而

登景與情與到公吟味

雙刻公

鳴水洞辭

雙溪公
諱炎

艾西有澗水自黃龍山西流達于巴陵郡之平江而注于湘水平江故
羅縣以地志考之此水卽汨之原也其間泉石最佳處曰鳴水洞青山
中裂水行石上懸注崖下爲瀑流遠望之如曳縞素迨視如撞瓊玉而
碎之瀑布上水徐行則皺綠度石齒間多沸白如操琴筑音又其上石
絕水爲疊石之窪大小不一皆如古樽壘錡釜狀與石爭怒聲瀕洞如
風旋雷吼兩崖皆峭險不可陟降蒼松數百株相扶瘦立枝格偃屈攬
木末俯眦崖下使人神淒髮豎有蕭然遺世之意崖上有轉雷亭韓舍
人子蒼作而名之歲久亭壞惟故址僅存沈粹卿攜酒邀予遊其上愛
其景清甚欲去復留予不能飲亦累數觴不醉薄莫始歸粹卿曰此境

視之不減匡廬三峽畫之當勝輞川惜其在窮山深谷人無知者移而
近通都大邑其價可值萬緡予謂泉石之奇絕山靈愛護留以遺幽人
勝士非求知于世俗也馬蹄車轍不至山間乃能全其清爾粹卿以予
言爲善因識其大槩而系之以辭曰艾之西兮汨之原山石劃斷兮窮
嵌而嶄巖瀑流下注兮其上絕而爲壘有蛟有龍兮伏而不怒雷鳴崖
下兮窮年風雨誰斧鑿此雲根兮遺予以龔洗松有樛枝兮屋之深深
苔蘚斑斕兮織績以爲茵觴酒于上兮聽潺湲西峯銜日兮徘徊猶未
忍旋予欲緝朱絲兮節清音而度曲招玄鶴使舞兮醉予醺醪秋蘭之
佩兮芙蓉之服瘦石寒泉兮矢其弗告四墉無隙兮巘嶠青青白雲漠
漠兮截洞口以爲局輪鞅莫來兮無傷我清不執券而兼并兮莫予與

弔禰正平

并序

雙溪公

諱炎

元序云蜀人韓毅伯游武昌作詩弔禰正平專詆黃祖祖不足責其言蓋有爲而發也昔孟子謂益成括小有才而未聞大道則足以自殺其軀正平未免坐此就東京人物論之郭林宗徐孺子黃叔度之樊牆正平未能窺也乃書數語述此意

曹瞞忍殺楊德祖不敢復害禰正平區區黃祖雀鼠輩乃以嬉笑生五
兵才雖可愛亦可忌人間險過羊腸地不鋤驕氣禍之媒祖也不仁衡
未智黃鶴樓前江水平鸚鵡洲邊春草青憑君酌酒弔孤塚古來賢哲
非貪生處士一死泰山重文舉一死鴻毛輕

非食其國土一取泰山王文舉一取燕手禮

本曾黃柳林前立木不機動然教者草青思存細細甲成是古來理

矣下輩西變亦同其人尚劍強學其此不無編辰嫩之故取出不台

曹師恐恐恐恐不難對管職五平不獨與師者服非以以對於

妹與之樊歐五平宋新歲也代齊建國此意

以自迷其銀五平宋故坐以城東水人心情也源林矣翁子

其言在存然而總出昔五子情益太計小育十而未問大以限

示氣元信人對勉前裁流月以精恒繼五平再為黃師師不與

京備五平

代京

雙與云

長歌贈王子敬

菟菴公 諱儀

君不見三尺利劍冠巖峩，儒服擾擾何其多。豈知東方有一士，芙蓉爲佩衣薜蘿。又不見珠襖翠翹顏，玉嫵不刺繡文長倚戶。豈知空谷有佳人，三角髻鬟羞粉污。東方之士天與窮，獨立四海心無同。空谷佳人命允薄，淒風吹破秋雲幕。平生相聞不相見，九度寄書青鳥倦。偶然會合向空中，却似雲開覩天面。蒼龍爲駕青蜺旗，綠鳳驂舞前長離。回眸電掣一萬里，奄忽上下東西馳。自古畸人多晦跡，只處人羣人不識。長歌送子山，悄然歷亂春愁芳草積。

天子山前然至備春然也草蘇

聖一哲里亦為君不衣西越自吉部人委祖視及與人善人之始其原

向空中渡過愛開歸天國養精然撒青地孤旅孤知轉前其歸回地

亦然其風火如海雲集平坐卧閣不卧見火與雲皆出山無物即然會合

火地能變變能變雲東衣安水火與海歸空國心無國空谷人命

亦不與三火條檢檢變異需眼對對何其變豈以東衣亦一主其善為

具齊能王平始

具齊能王平始

廣贊公

詩集 見唐詩紀事

送王秀才謁池州吳都官

七十二世 諱初

池陽去去躍雕鞍。十里長亭百艸乾。
衣袂障風金縷細。劍光橫雪玉龍寒。
晴郊別岸鄉魂斷。曉樹啼鳥客夢殘。
南館星郎東道主。搖鞭休問路行難。

送葉秀才

快騎璵璠刻玉羈。河梁返照上征衣。
層冰春近蟠龍起。九澤雲閑獨鶴飛。
行想北山清夢斷。重遊西雒故人稀。
漢廷狗監深知已。有日前驅負弩歸。

延平天慶觀

劍化江邊綠構新層臺不染玉梯塵千章隱篆標龍閣一曲空歌降鳳
鈞嵐氣濕衣雲葉晚天香飄戶月枝春盟金早晚聞仙語學種三芝伴
羽人

銀河

閶闔踈櫺漏絳津橋頭秋夜鵲飛頻猶殘仙媛湔裙水幾見星妃渡襪
塵歷歷素榆飄玉葉涓涓清月濕冰輪年來若有乘槎客爲弔波靈是

楚臣

書秋

千里南雲度塞鴻秋容無迹澹平空人間玉嶺清霄月天上銀河白晝
風潘賦登山魂易斷楚歌遺佩怨何窮往來未若奇張翰欲膾霜鯨碧
海東

村行

雙溪公諱炎

青山護村落暗水通溝池人行禾黍間漫漫逃所之里社壓新醪擊鮮
賽叢祠田父相勞苦雨暘無失時龍骨挂屋敖秋熟可預期行行度崗
澗泉石多幽奇微風發清籟好鳥吟高枝此中有佳趣豈無幽人知去
住兩不可空吟招隱詩

題墨竹

彥恂公諱永年

泛泛湘水春依依澗川曲勝地不再逢於焉見叢綠碧幹冒餘烟晴稍
媚涼旭恍然碧雲中可玩不可掬人間白日靜風定層漪淥此君信佳
人悟悅何由足

清化寓居

雙溪公諱炎

委巷何深僻，僑居太寂寥。古牆行絡石，喬木上凌霄。賦就貧難逐，詩成隱莫招。固窮吾輩事，心地且逍遙。

舒嘯

雙溪公

諱炎

幽人獨坐空谷，最愛夜深月明。雲外一聲長嘯，四山木偃風生。

晚浴溪上

雙溪公

諱炎

山脚草深樵徑沒，溪頭水落石梁高。一川風露無人占，古柳寒蟬處處號。

豐年謠

雙溪公

諱炎

稻如馬尾覆溝塍，桑柘陰中一犬鳴。收穫登場便無事，輸租人不到州城。

看花

伯恂公
諱詵

隨步看花花正開
今朝零落滿蒼苔
不須苦恨三更雨
歲歲春風去又來

此書林林五明今世學藝漸衰世不修世則三夏所感春風若又

昏林

自爾今

題王氏宗譜後

澤富在歙之上南王氏世居焉始王氏自太原祁縣徙宣州又二世徙澤富爲唐秘閣校正諱希羽也羅鄂州撰新安志乃爲作傳予今編新安文獻志其裔孫之賢者來助刺梓于南山堂以其宗譜示予求題一言予觀是譜自校正至今垂二十三世六百餘年而子孫愈久而愈繁者皆由前聞人立德立功之餘澤也噫盛哉凡爲其後人者尚當益修其德益懋其學異日爲珪爲璋令聞令譽爲太平之衣被爲

國家之麟鳳豈不大有光於王氏之前烈而爲澤富之榮也哉今尚拭目以俟

弘治庚戌三月望日

賜進士及第奉訓大夫左春坊左諭德同修

國史兼

經筵講讀官篁墩程敏政撰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including characters like '王', '天', '自', '大', '聖', '人', '教', '化', '又', '一', '世', '教']

郡城王氏宗譜跋

王氏宗譜之修蓋以序親親而篤恩義也余
謹按舊譜鼻祖至翔公七十三世派自婺源
武口傳至十一世吾高祖世忠公遷居徽城
上北市混堂前宗族子孫蕃盛迄今二十七
世歲遠人稠余思宗譜蓋以傳祖而繼後也
若不以時編修則遠近親疎無以識內外恩
義何由篤於墓念祖宗源流之重首倡各族重

新修輯自有統宗會源脉絡分明請工錢梓
以接其傳督率之勤已資供用告成竭盡心
力兢兢業業不敢少怠愚淺學無文撰此以
俟後世孝子賢孫觀此而修之其於宗族昭
穆之禮長幼之叙則未必無少補云

嘉靖四十五年歲次丙寅仲春二月吉日

翔公二十三世孫廷昇原跋

新安太原王氏重修宗譜跋

太原王氏續修族譜後序

嘗聞源遠者流長根大者枝茂物理皆然况祖宗之世德作求者乎我祖文靖公爲周靈王太子晉公七十一世孫歷宦唐貞元間懿績垂于竹帛顯譽播諸旂常實爲我新安派之始祖而秘閣羽公叅軍翔公則同堂昆季也兩派苗裔繁衍相當其間名賢仕宦後先輝映是爲新安鉅族顧羽公派世居王村而翔公後屢歷喬遷迨呈蔭槐蔭二公卒遷王邨西臯其源流本末前人之述備矣今翔公二十八世孫海嶽公以鷹揚之畧升于司馬慨然有念于葛藟之庇瓜瓞之綿故其敦族好固宗盟視先人尤倍摯遂爲吾族鼎望乃猶念生齒日繁子姓日盛欲合遠邇親疎聯其情而秩其序爰監成憲更出新裁于

是有族譜之脩全牒之中祖烈考詳昭舊德也世系悉辨揚世澤也訪
羅贈帙顯休光也輯彙遺編標人文也行列無訛條貫畢舉序昭穆也
俾後之披是編也如涉海者知源之在河登枝者識木之有本于以聯
親疎而浹遠近若操券然矣至于序次之下流澤如新纂輯之中典型
在望使後之繼起者仰先烈而思淑躬讀遺編而矢念典則又用意深
長微權鼓舞也譜告竣旭適抵武林披閱久之不禁心折因不揣固陋
漫贅數言以附于後倘異日羽公宗譜之脩行將取則矣

愚姪旭拜手謹識



武口王氏續修宗譜後序

原夫譜之爲言補也所以補未逮也取未逮者而補之故作者光顯其
前而續者佑啓其後凡於前後有補云爾然而數往者順知來者逆人
生百年及見曾玄而已安能舉數十百世之後而預爲之計耶幸有譜
在補之可也此譜之所以增修續修而不可已也茲者殿揚舅父用此
意而修其宗譜剗剗旣竣語不肖文曰吾宗自蒼姬發祥太原衍派舊
譜歷歷可覩越至有明已數千載於茲顧唐宋元明之譜未能及數十
百世之後也自嘉隆來又百餘年矣譬如竹然節節而布之其始之密
者至其後而不且疎濶耶夫尊祖敬宗收族皆於譜是賴而更有切焉
者憶吾自西臯來武林惟我一支昆季三人耳三十四年間子姓之繁

衍漸及六七百指且家於斯業於斯墳墓於斯此如水之自源而流也
苟欲自流而返之源焉不亦難乎卽每值歲時率吾子若孫展祠墓終
與宗人疎濶是惟按譜而稽庶知西臯之至武林猶黃墩之至武口也
而武口復至西臯則武林豈竟忘武口耶吾不能知來而彰往以知來
自吾而計及曾玄自曾玄而計及數十百世之後則皆可補也而况各
派之蔓延于天下者俱可披圖得之豈武林與西臯僅一衣帶水之隔
而慮其疎濶耶余特修譜之意如此甥故新安名閥知之也詳亦盍爲
我道其意焉文思舅父久賓王家中表昆從俱如吉甫之足爲邦憲方
將如先世文靖公父子祖孫相繼而潤色鴻業于

朝廷茲乃于一家一姓獨深此仁人孝子之思其所以教文輩之敦睦

也至矣因理舅父之說拜手而識其後云

康熙三十年歲次辛未春王穀旦同邑愚甥項斗文頓首敬述



新編大風三氏集詩

卷之一

四三

行列小引

家系肇基緱山歷唐宋迄今世遠代遙其先世俱有行列載在家
乘欲令後之子若孫思高曾之遺軌服先人之渠薈焉耳今自唐
大中丞仲舒公以來三十世自婺源武口

希翔公二十八世追及宋

教授世忠公歷世又幾一十有八族姓繁與其間分自徽城王村梓里
上于白陽等派第歷傳序次虞其或紊且徽之六邑以及江南兩
浙支分他省州郡散無可紀惟我王村之西臯等派若不重爲釐
定將毋尊卑倒置長幼失次以後嗣而犯厥祖之諱者不數數乎
茲與族人約凡我

新編入原三比共計 卷之一
仲舒公三十一世廷字以下宜照次命名卽或居址遼遠暗相違背者
亟當除舊更新如妄出意指不遵斯約則隕越貽羞定從公罰爰
爲作歌一章計五十六字俾我族家絃戶誦用昭法守繼此瓜瓞
緜緜若字句有盡而繁衍無窮則更相迭和之仁是所望于吾家
繼武者

歌曰

德惟崇大	業永斯存	克遵祖訓	家國相承	弘師尚友
仁孝思增	彝常繼美	萬利咸升	元魁漸懋	學紹天文
聖朝錫治	道義觀成	爲光奕世	佑啓良昆	
康熙九年歲次庚戌孟夏朔日公訂于德基堂				

余家自婺源武口始祖希翔公歷傳至宋景定三年卜居郡城上北市
混堂前先世宗譜歷歷可考逮本支呈蔭公遷居西臯子姓紛繁析居
遠近不一自明嘉靖乙丑年間廷昇公修譜之後鮮有繼者今裔孫之
策思念尊祖睦族之義自諸逖處無稽咨訪難及外謹將本派可考者
輯錄成編捐資鋟梓告成給散排列字號以永其傳俾後裔收執珍藏
勿致遺佚以茲混冒之弊庶無忘策倦倦慎重之意也

翔公支下二十八世裔孫之策謹識

環溪西臯王氏譜號

新安環溪西臯派太原王氏裔孫之策重修梓

字不列號

公支下給付裔孫

等收執

大清康熙

月廿散

